

辛白林
威廉·莎士比亚
一出荒诞童话剧

ZJC
(2026)





辛白林

威廉·莎士比亚

ZJC (2026)

一出荒诞童话剧

第一幕

第一场

英国。辛白林宫中。辛白林、王后、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及伊摩琴上，众臣随侍。

辛白林
别担心，女儿——我不是那种后妈。你虽然是我的囚犯，可管钥匙的狱卒会把钥匙还到你手里。
(转向波塞摩斯)

至于你，波塞摩斯——只要我能让王上消气，我会替你说情。可他正在气头上。你是个聪明人，先忍着，接受他的判决吧。

毕萨尼奥
(向王后)
娘娘，我今天就要走了。

王后
你留在这儿太危险了。我去花园走走——让你们道个别。虽然王上有令，不准你们说话。
(她退到一旁，但仍能听见他们的对话)

伊摩琴
甜言蜜语的毒药。她捅你一刀，还要替你揉伤口。我的最亲爱的丈夫——我害怕父王的怒火，但我对你的责任比什么都重。你必须走。我要留在这儿，忍受每一道愤怒的目光，每一天都像在等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世上还有一个你。天可怜见，我们总会再见面的。

波塞摩斯
我的王后，我的爱人——别哭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小哭包呢。我会信守誓言，做天底下最忠心的丈夫。到了罗马，我会住在一个叫菲拉里奥的人家里——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虽然我们只通过信，还没见过面。你可以写信到那儿，我的王后。我会用眼睛喝下你写的每一个字，哪怕墨水是用最苦的胆汁做的。

(王后重上。)

王后
快点吧。要是王上来了，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旁白)
不过我会让他来的。我可没对不起他——是他自己把我的坏心当成了好意，为我的恶作剧付出了大代价。
(她下。)

波塞摩斯
就算用一辈子来告别，也不过让离别更痛。再会了。

伊摩琴
不——再等会儿。就算你只是骑马出去转转，这也太急了。看，爱人——这颗钻石是我母亲的。拿着吧，心肝，好好收着，等我死了，你再送给下一个妻子。

波塞摩斯
下一个！绝不。仁慈的神明啊，要是我另结新欢，就用铁链把我锁死吧！
(他把戒指戴上)
我活着的时候，你留着这枚戒指。最温柔、最美丽的人儿——就像我用我一无所有的自己换了你，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在这小东西的交换上，我也要占你的便宜。为了我，戴上它吧。
(他把手镯套在她臂上)
这是爱情的手——我要把它套在这个最美貌的囚犯手上。

神明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辛白林与众臣上。)

波塞摩斯
糟了！王上来了！

辛白林
你这下贱东西——滚出去！别让我再看见你的脸！这是最后通牒：要是你再敢踏进我的宫廷，就别想活命。滚！你是我血脉里的毒药。

波塞摩斯
愿神明护佑您，祝福宫里所有的好人。我走了。
(他下。)

伊摩琴
死也不过如此。

辛白林
你这不孝的东西！你本该让我晚年安慰、重获青春——你倒好，干出这种事来，把我活活熬老了。

伊摩琴

父亲，别气坏了身子。您的怒火已经伤不到我了——有一种更奇怪的东西，吞掉了一切痛苦，一切恐惧。

辛白林

廉耻呢？孝敬父母呢？

伊摩琴

希望都没了，还要廉耻干什么？

辛白林

你放着王后的独生子不要！

伊摩琴

幸亏我没要他！我选了一只鹰，躲开了一只鸽子。

辛白林

你选了一个叫花子——你想让一个下贱人坐我的王座。

伊摩琴

不，我要让王座更光彩。

辛白林

你这可恶的东西！

伊摩琴

父亲，这都是您的错。是您把他养大，让他做我的游伴。他配得上世上任何女子——我把身心都给了他，还抵不上他给我的一半。

辛白林

你疯了吗？

伊摩琴

差不多疯了，父亲。愿上天让我清醒过来！我宁愿做个牧牛人的女儿——我宁愿里奥那托斯是邻家牧羊人的儿子！

辛白林

你这傻瓜！

(王后重上。)

辛白林

他们又在一起了！你没照我的吩咐办。把她带走——关起来。

王后

陛下，别这么大火气。好了好了，我的好小姐，别吵了。亲爱的王上，我们在这儿说说话吧，您去找点乐子，消消气好不好？

辛白林

哼！让她每天失一滴血，让她未老先衰，为了这蠢事死去吧！

(辛白林与众臣下。)

王后

唉，你也该让他一下才是。

(毕萨尼奥上。)

王后

你的仆人来了。喂，朋友！有什么消息？

毕萨尼奥

您的公子爷刚才向我家主人挑战了。

王后

哦！没出什么乱子吧？

毕萨尼奥

要不是我家主人压着火气，只跟他过了两招，准得打起来。后来被人拉开了。

王后

谢天谢地。

伊摩琴

你儿子——我父亲中意的人——他干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向一个被放逐的人挑战！好一位英雄！我倒希望他们俩都在非洲，我拿根针站在旁边，谁输了我就扎谁。
(转向毕萨尼奥)
你怎么没跟你主人在一起？来这儿干什么？

毕萨尼奥

他的命令。他不许我送他到港口，留了这封信，让我在这儿侍候您。您有什么差遣，吩咐我就是。

王后

这人一向忠心——我拿名誉担保，他会一直忠于你们的。

毕萨尼奥

多谢娘娘夸奖。

王后

来，我们散散步吧。

伊摩琴

(向毕萨尼奥)
大约半小时后，你再来见我。你至少该去送送我丈夫上船。去吧。

(众人下。)

第一幕 第二场

宫中广场。克洛顿与二贵族上。

贵族甲
殿下，我劝您换件衬衫——您用力太猛了，瞧这一身热气，跟祭坛上的牲口似的。您这一呼一吸，才是天地间真正的英雄气概。

克洛顿
要是衬衫上沾了血，我肯定换。我伤着他没有？

贵族乙
(旁白)
天地良心，没有——连让他生气都没做到。

贵族甲
伤着他！要是他没受伤，除非他的身体是筛子——是条能让刀剑自由通行的大道。

贵族乙
(旁白)
他的剑大概欠了债，放着大路不走，溜进小巷子里了。

克洛顿
这混蛋不敢跟我打。

贵族乙
(旁白)
是啊——他一看见您，就朝您脸上冲过来了。

贵族甲

跟您打！他连您脚下的地都不敢踩，恨不得把自己的地也让给您。

贵族乙

(旁白)

您有多少海洋，他就让给您多少——您就是个行走的傻子测量仪。

克洛顿

真不该让人把我们拉开。

贵族乙

(旁白)

我也这么想——好让您量量自己在地上躺着有多长。

克洛顿

她居然拒绝了我——去爱那个家伙！

贵族乙

(旁白)

要是选得好也算罪过，那她真是罪不可赦。

贵族甲

殿下，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她的美貌和脑子不是一码事。她是个漂亮花瓶，可我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贵族乙

(旁白)

智慧照不到傻子身上——怕反光伤着她自己。

克洛顿

走，我要回家了。要是能多给他几刀就好了！

贵族乙
(旁白)
我倒不希望——除非像头驴摔个跟头，那不算什么伤。

克洛顿
你们跟我走吗？

贵族甲
愿意奉陪，殿下。

克洛顿
走。

贵族乙
很好，殿下。

(众人下。)

第一幕 第三场

宫中一室。伊摩琴与毕萨尼奥上。

伊摩琴
我真希望你粘在码头边，每经过一艘船就问一句。他要是写信给我而我收不到——那封信和信里的情意就一起丢了。他最后跟你说了什么？

毕萨尼奥
他说："我的王后，我的王后！"

伊摩琴

他挥手帕了吗？

毕萨尼奥

挥了，公主——还亲了一下。

伊摩琴

没知觉的布片——你比我幸福多了。就这些？

毕萨尼奥

不，公主——只要我还能从人群里认出他来，他一直站在甲板上，不停挥手套、帽子、手帕——整个人都在动，好像他的灵魂走得太慢，船却跑得太快。

伊摩琴

你应该一直盯着他看——直到他变得比乌鸦还小，再小一点，然后才回头。

毕萨尼奥

公主，我正是这么做的。

伊摩琴

为了看他，我情愿把眼睛看瞎——一直追随他到中国，直到他缩成针尖大小，再缩成蚊子，然后消失在空中。那时候我才会让眼泪流下来。可是，好毕萨尼奥——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听到他的消息？

毕萨尼奥

别担心，公主——他一有机会就会来信的。

伊摩琴

我都没好好跟他道别。我还有那么多话想说——想告诉他我每时每刻怎么想他——想让他发誓别让意大利姑娘偷走我的权利和他的名誉——想跟他约好六点、正午、半夜用祈祷相会——我甚至还没来得及给他最后一吻——那一吻我特意安排在两句甜话中间——我父亲就闯进来了，像一阵北风，把我们所有的花都吹散了。

(宫女上。)

宫女
公主，娘娘请您过去。

伊摩琴
(向毕萨尼奥)
我交代你的事，快去办吧。我现在去见王后。

毕萨尼奥
公主，我一定办好。

(众人下。)

第一幕 第四场

罗马。菲拉里奥家中。菲拉里奥、阿埃基摩及法国人上。

阿埃基摩
相信我，先生，我在英国见过他——那时他才刚露头角，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可就算那时候，有人把他所有的优点列成清单让我念，我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菲拉里奥
您见他的时候，他还嫩着呢——比起现在，无论在仪表还是学问上都差得远。

法国人
我在法国见过他。我们那儿能盯着太阳不眨眼的人多的是。

阿埃基摩
他娶了国王的女儿，这下可出名了——借着公主的身份抬高自己。

法国人
他被放逐了，大家也同情他。

阿埃基摩
嗯，还有些人为了证明她选个穷光蛋不是错，拼命把他往上捧。可他怎么住到您府上来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菲拉里奥
他父亲跟我一起打过仗——他救过我好几回。这位英国人来了，请各位照应一下，别怠慢了异乡人。

(波塞摩斯上。)

菲拉里奥
各位先生，让我介绍这位绅士给你们认识——他是我的尊贵朋友。我不当面吹嘘他，你们很快会知道他的价值。

法国人
先生，我们在奥尔良就认识了。

波塞摩斯
正是——您的盛情，我还不知怎么报答呢。

法国人
先生，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我很高兴能替您和我的同胞说和。为这点小事拼个你死我活，太不值了。

波塞摩斯
请原谅，先生——那时我年轻气盛，不肯听人劝，更不愿意让别人的经验指导我。不过，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仔细想过——那次争吵并不是小事。

法国人

不错，两个人到了非动刀不可的地步——不是一死一生，就是两败俱伤——当然不是小事。

阿埃基摩

恕我冒昧——这场争吵是怎么开始的？

法国人

说来也无妨。就跟咱们昨晚的争论一样——各人夸自己国家的女人。这位先生一口咬定，不惜用血来证明——他的爱人比法国任何绝世佳人都更美丽、贤淑、聪明、贞洁、忠心、多才多艺、不可侵犯。

阿埃基摩

那位小姐大概已经不在了——否则这位先生的看法也该变了。

波塞摩斯

她还在，美德也在——我的看法也没变。

阿埃基摩

您不能说她比我们意大利姑娘更好。

波塞摩斯

我在法国已经被人挑衅过了——可我对她的崇敬一点没少。虽然我只是她的崇拜者，不是她的情人。

阿埃基摩

人们总把"美"和"善"相提并论——可英国姑娘里，还没有一个当得起"既美且善"的。要是她真比我所见过的所有女人都好——就像您这颗钻石比我所见过的所有钻石都好——那我当然信。可我没见过世上最好的钻石，您也没见过世上最好的女人。

波塞摩斯

我按她的价值夸她——对我的钻石也一样。

阿埃基摩

您估价多少？

波塞摩斯

胜过全世界的一切。

阿埃基摩

那您那位举世无双的情人大概已经死了——否则她的价值也高不到哪儿去。

波塞摩斯

您错了。钻石可以买卖、可以转送——可美人不是市场里的货，那是神明的恩赐。

阿埃基摩

神明把她赐给您了？

波塞摩斯

是的——托神明的福，我会永远珍藏。

阿埃基摩

您嘴上说她是您的——可您知道，有些鸟儿专爱跳进邻居的池塘。您的戒指可能被人偷走，您那位无价之宝的美人，也可能被人染指。戒指容易丢，女人的天性——谁说得准？一个狡猾的贼，或者一个风雅的朝士，就能把两样都拐走。

波塞摩斯

您把"轻浮"的帽子扣在我爱人头上——可在你们意大利，还没有哪个风雅朝士能勾引她。我相信这儿有不少贼——可我不怕我的戒指被偷。

菲拉里奥

两位先生——就到这儿吧。

波塞摩斯

我很愿意。谢谢这位先生——他不把我当外人，我们一见如故。

阿埃基摩

要是我能见到她，跟她攀上交情——不用五次谈话，就能在她心里占个位置，让她听我摆布。

波塞摩斯

不会的。

阿埃基摩

我拿一半家产赌您的戒指——我相信那戒指值这个价。我赌不是为了毁她名誉，只是要打破您的自信。为了不让您误会，我可以对世上任何女人做同样的尝试。

波塞摩斯

你这纯属吹牛——自欺欺人。你试了就知道结果。

阿埃基摩

什么结果？

波塞摩斯

一顿羞辱。像你说的那种尝试，就该狠狠受教训。

菲拉里奥

两位，够了——这场争吵凭空而来，就让它凭空而去吧。看在我的面子上，握个手，交个朋友。

阿埃基摩

我恨不得把我和邻居的全部家产都押上，证明我的话。

波塞摩斯

你想向哪个女人下手？

阿埃基摩

你的爱人——你以为她忠心不二。我出一万块金币赌你的戒指——只要你把我引荐进宫，让我见她两次——我就能把她那坚不可摧的贞操夺过来。

波塞摩斯

我拿钱赌你的钱。我的戒指对我来说就像我的手指——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阿埃基摩

你怕了——聪明。就算你出一百万买一两女人的肉，也保不住它不坏。不过我看你是个信神的人——你心里还有点怕。

波塞摩斯

你这张嘴太轻浮了——我希望你在开玩笑。

阿埃基摩

我说话算话。我发誓——说到做到。

波塞摩斯

当真？那我暂时把戒指借给你——等你回来再说。我们立个字据。我爱人的美德，不是你那下贱心思能想象的——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胆子吹这样的牛。这是我的戒指。

菲拉里奥

我不同意你们打赌。

阿埃基摩

老天在上，都一样。要是我不能证明——我已经享受了你爱人身上最宝贵的一部分——我的一万块金币就归你。要是我去了回来，她的贞操完好无损——那她、这枚戒指、还有我的钱，全是你的。唯一的条件：你得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能在她那儿自由走动。

波塞摩斯

我接受。我们把条款写下来。不过你得对我负责：要是你真占了她的身子，直接向我证明——那我就不再跟你计较，她不值得我挂念。要是她没被你引诱，你也提不出她不忠的证据——那你邪恶的居心、你破坏她贞操的企图，必须用你的剑给我一个交代。

阿埃基摩

握手为定。我们按规矩写下条款——我马上动身去英国，免得这桩买卖凉了。我现在去拿钱，把双方赌注都记清楚。

波塞摩斯
很好。

(波塞摩斯、阿埃基摩下。)

法国人
您看他们是认真的吗？

菲拉里奥
阿埃基摩先生不会放弃的。各位——咱们跟上去吧。

(众人下。)

第一幕 第五场

英国。宫中一室。王后与考尼律斯及宫女上。

王后
趁着地上还有露水，把花采了——快点。花名单在谁手里？

宫女甲
在我这儿，娘娘。

王后
去吧。
(众宫女下。)
考尼律斯先生——您带药来了吗？

考尼律斯
带了，娘娘。

(呈上小匣。)
请娘娘恕我冒昧——我的良心要求我问一句：您为什么要这种剧毒？它虽然发作慢，可一旦服下，人就慢慢衰弱而死，无药可救。

王后
奇怪，医生——您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不是跟您学了这么久吗？您不是把制香、酿酒、蜜饯都教给我了吗？连王上爷爷都老是缠着我要方子呢。要是您不把我当坏人——那我学到这个份上，难道不该再扩充一下知识吗？我只想拿那些不值得吊死的畜生试试药效——当然不会用在人身上——看看能不能减轻毒性，从试验中探探它的功用。

考尼律斯
娘娘——这种试验只会让您心肠变硬。中毒的动物会发臭，还会把疫气传染给人。

王后
哦——你别管了。

(毕萨尼奥上。)

王后
(旁白)
来了个谄媚的奴才——我要在他身上开始我的试验。他替他的主人卖命，那是我儿子的敌人。
(向毕萨尼奥)
啊，毕萨尼奥！医生，您没事了——请便吧。

考尼律斯
(旁白)
我不信她。她以为自己有慢性毒药——可我知道她的心思，绝不让她拿去害人。我刚才给她的药，只会让人暂时昏迷——她大概先在猫狗身上试，再进一步行动。可那药虽让人假死，其实没有危险，醒来之后反而比原来更精神。她不知道我拿假药骗了她——可我要是不骗她，我就成了同谋。

王后
没事了，医生——有事再请您。

考尼律斯

那我告辞了。
(他下。)

王后

她还在哭吗？你看她会不会慢慢淡忘——觉得现在这样太傻，愿意听人劝？
(她走近毕萨尼奥。)
你也该劝劝她。要是你能说动她爱上我儿子——你一告诉我，我马上让你跟你主人平起平坐——不，比他还高。他的命运已经到头了，名誉也快完了——他回不来，也没法待在现在的地方。换个环境不过是从一种苦换到另一种苦——每过一天，就多毁一天的希望。你靠着一个既不能自立、也没有朋友支持的人——对你有什么好处？
(她故意把小匣掉在地上，毕萨尼奥弯腰去捡。)
你捡起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既然你捡了，就拿着吧。这是我亲手调的药，救过王上五次命。没有比这更灵的了。拿着吧——这是我好意的信物，以后还会有更多。告诉你的公主她现在处境如何——用你自己的话跟她说。想想你换个主子是多好的机会——既不失公主的欢心，又得我儿子的青睐。你要什么功名富贵，我都能在王上面前替你办到——我一手提拔你，自然会厚待你。
(她召呼侍女。)
叫我的侍女们来。
(向毕萨尼奥。)
想想我的话吧。

(王后下。毕萨尼奥独留。)

毕萨尼奥

想想你的话？我会想的。可要我背叛主人——我宁愿勒死自己。那就是我要替你做的事。

(他下。)

第一幕 第六场

宫中另一室。伊摩琴上。

伊摩琴

凶狠的父亲——奸诈的后母——一个蠢得要命的求婚者缠着有夫之妇——丈夫被放逐了。
(她叹气。)
啊，丈夫！我悲哀的顶峰！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扰！
(她踱步。)
要是我像两个哥哥一样被贼偷走——那该多快乐！可最不幸的是那些抱着正大希望却不能如愿的人。那些贫苦却自由、能诚实实现自己意志的人——他们是有福的。
(敲门声。)
咦？谁来了？

(毕萨尼奥与阿埃基摩上。)

毕萨尼奥

公主——一位从罗马来的尊贵绅士，替我家主人带信来了。

阿埃基摩

(献信。)
您脸色变了，公主？尊贵的里奥那托斯一切安好——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伊摩琴

谢谢，好先生——欢迎您到这儿来。

阿埃基摩

(旁白)
她外表美得无与伦比！要是她心灵也配得上这外表——她就是世间唯一的凤凰——我的东道就输定了。勇气，给我勇气！让我从头到脚充满胆大妄为的孟浪！像帕提亚人一样——且战且退，不退却。

伊摩琴

(读信)

"阿埃基摩君为罗马最有声望之人，其热忱厚谊，我永铭不忘。望卿以礼相待。里奥那托斯手启。"

(她抬头。)

我只念了这一段——可信里其余的话，已经让我心里暖透了。可敬的先生——我会用一切可能的言辞欢迎您。在我微薄的能力范围内，您是我的上宾。

阿埃基摩

谢谢，最美丽的小姐。

(他端详她。)

唉！男人都是疯子吗？上天给了他们眼睛——让他们看天、看海、看大地——让他们分辨星辰和沙砾——可他们却不能用这宝贵的视力来分辨美丑？

伊摩琴

您为什么发这番感慨？

阿埃基摩

不是眼睛的错——在这样两个女人之间，连猴子都会向这一个献殷勤，向那一个做鬼脸。也不是判断的错——就算让白痴当裁判，他也不会颠倒是非。更不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在整洁的美人面前，蓬头垢面的懒妇只会让人作呕，哪来的魅力？

伊摩琴

您到底在说什么？

阿埃基摩

日久生厌的意志——那饱食终日却永不满足的欲望——刚吃完肥羊，又想啃骨头。

伊摩琴

好先生，您唧唧咕咕说什么呢？您没病吧？

阿埃基摩

谢谢，公主——我很好。

(向毕萨尼奥。)
毕萨尼奥大哥——劳驾您去看看我的仆人，他是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毕萨尼奥
先生，我正要去招待他呢。
(他下。)

伊摩琴
请问我丈夫身体好吗？

阿埃基摩
很好，公主。

伊摩琴
他快乐吗？我希望他是。

阿埃基摩
非常快乐——没有一个异邦人比他更会寻欢作乐了。他被称为不列颠的风流浪子。

伊摩琴
他在这儿的时候，总是郁郁寡欢——常常不知道为了什么。

阿埃基摩
我从没见他皱过眉头。跟他作伴的有个法国人——也是有头有脸的绅士——在法国爱上一个姑娘，看样子爱得发疯。每次他长吁短叹，我们这位快乐的英国人——我是说尊夫——就呵呵大笑，说："唉哟！我肚子都要笑破了。你也算个男人？难道你没从历史、传说、或者自己的经验里知道女人是什么东西？她们天生就是这样——不是自己能作主的！你居然把自由自在的光阴浪费在愁眉苦脸上，甘心把枷锁往自己头上套？"

伊摩琴
我夫君会说这种话？

阿埃基摩

哦，公主——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站在旁边听他把那法国人取笑——真是有趣。可天知道——有些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伊摩琴

不会是他吧，我希望？

阿埃基摩

不是他。可上天给他的恩惠，他也该知道感恩才是。从他那边说——他是个得天独厚的人。从您这边说——我一边赞叹，一边却不能不怜悯。

伊摩琴

您怜悯什么，先生？

阿埃基摩

我从心底怜悯两个人。

伊摩琴

我也是其中一个吗？先生——请您看看我，我身上有什么残缺，值得您怜悯？

阿埃基摩

可叹！哼！躲开光明的太阳，在牢房里跟一盏孤灯作伴！

伊摩琴

先生——请您明白回答我的问题。您为什么怜悯我？

阿埃基摩

我刚才正想说——别人享受着您的——可这该让神明来裁判，轮不到我这样的人说。

伊摩琴

您好像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事。一个人要是确知发生了什么事——那倒没什么。只有在提心吊胆、

怕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才最难受。因为已成定局的事——不是无法挽回，就是可以及早设法补救。所以请您别再吞吞吐吐——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阿埃基摩

要是我能在这天仙似的脸上亲吻——要是我能抚摸这可爱的手——每一次触碰都能让人从灵魂里涌出忠诚的誓言——要是我能占有这美妙的影像，让我狂热的眼睛永远做它的俘虏——要是我享受了这样无上的温馨之后，还会去跟那些像罗马圣殿前被千万人践踏的石阶一般下贱的嘴唇交换唾沫——还会去握那些因为每时每刻干着骗人的勾当而变得坚硬的手——还会去向那些像用臭油点燃的冒烟灯火似的眼睛挑逗风情——那么地狱里的一切苦难都该一起降在我身上，惩罚我的叛变。

伊摩琴

我怕我丈夫已经忘记英国了。

阿埃基摩

他也忘记了自己。不是我搬弄是非，有心宣扬他生活中的可耻变化——是您的温柔和美貌打动了我沉默的良心，逼我说出这些话来。

伊摩琴

我不想再听了。

阿埃基摩

啊，最亲爱的人儿！您的处境让我心疼。一个这样美貌的女子——无论在哪一个王国，都能让最伟大的君王增光——现在却被人糟蹋，让那些搔首弄姿的妓女——用您的钱买来的笑！那些身染恶疾、玩弄世人弱点以猎取金钱的荡妇！那些污秽糜烂、比毒药还毒的东西！您必须报复——否则您的母亲就不是堂堂王后，您也配不上您伟大的祖先。

伊摩琴

报复？我怎么报复？要是这是真的——我一时还不能相信耳朵听到的话——要是这是真的，我该怎么报复？

阿埃基摩

您该容忍他让您像尼姑一样过冷清清的日子——而他自己却不顾您的恩情，把您的钱袋挥霍在

和荡妇淫娃取乐上吗？报复吧！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您——论身份地位，我都胜过您那负心的汉子——而且我会永远忠于您的爱情，永不变心。

伊摩琴
喂，毕萨尼奥！

阿埃基摩
让我在您唇上献上我的敬礼吧。

伊摩琴
滚开！我恨自己的耳朵听你说了这么久。你要是个正人君子——就该好心告诉我这些消息，而不是怀着这么卑鄙下流的居心。你侮辱了一位绅士——他决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正像你是个寡廉鲜耻的小人一样。你还敢在这儿向一个女子调情——在她心里，你跟魔鬼一样可憎。喂，毕萨尼奥！我父王要知道你这种放肆的行为。要是他认为一个无礼的外邦人可以把他的宫廷当罗马妓院，当着他的女儿面前说这些禽兽般的话——除非他一点儿不看重宫廷的庄严，全然不把女儿当回事。喂，毕萨尼奥！

阿埃基摩
啊，幸福的里奥那托斯！我可以这么说：你的夫人对你的信任，不负你的期望——你完美的品德，也不负她的信任。愿你们长享幸福！他是世间最高贵的绅士——也只有最高贵的人，才配得上您这样无比的女郎。原谅我吧。我刚才说那些话——不过是为了试探您的信任是否根深蒂固。我现在把尊夫的真实情况告诉您：他最有教养、最有礼貌——在他的品格中，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让人人都乐于和他交往——大半的人都倾心于他。

伊摩琴
这样说才对。

阿埃基摩
他坐在人群中，就像一位下凡的天神——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尊严。请别生气，无上庄严的公主——因为我胆敢用无稽之言欺骗您。现在您坚定的信心已经证明您有识人的慧眼——选中了这样一位稀有的绅士。我对他所怀的友情，让我用那样的话煽动您。可神明造下您来——不像别人，您一尘不染。请原谅我吧。

伊摩琴

不妨事，先生。我在这个宫廷里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听您支配。

阿埃基摩

请接受我卑微的感谢。我几乎忘了请求公主一件小事——事情虽小，却相当重要。因为尊夫、我自己、还有几位尊贵的朋友，都与这事有关。

伊摩琴

请问是什么事？

阿埃基摩

我们中间有十二个罗马人——还有尊夫——都是我们交游中第一流的人物。我们凑了一笔钱，买了一件礼物献给罗马皇帝。我受托在法国采选——买到了一个雕刻精巧的盘子和好几件富丽夺目的珠宝——价值非常贵重。我在这儿人地生疏，有些不大放心，想找个安全的寄存处。不知公主愿意替我暂时保管吗？

伊摩琴

愿意——我以名誉担保它们的安全。既然我丈夫也有份在内，我把它们藏在我的寝宫里。

阿埃基摩

它们装在一只箱子里，由我的仆人看守。承蒙慨允——我这就去叫他们送来。暂寄一宵，明天一早我就要上船了。

伊摩琴

啊！不，不。

阿埃基摩

是的，请您原谅——要是我延期，就失信于人了。我是特意为了探望公主，才从法国渡海前来的。

伊摩琴

谢谢您跋涉辛苦——可明天别走吧！

阿埃基摩
啊！我非走不可，公主。要是您想让我带信给尊夫——请您今晚写好。我不能再耽搁了，呈献礼物是不能误期的。

伊摩琴
我这就去写。请把您的箱子送来吧——我一定保管得万无一失，原样奉还。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

(众人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宫中广场。克洛顿与二贵族上。

克洛顿
有谁像我这么倒霉！最后一杆——让人把我的球打飞了！我押了一百镑呢！那个婊子养的猴崽子居然怪我骂人——好像骂人的话是他借给我的，我连随便骂人的自由都没有！

贵族甲
他得了什么好处？您不是用球把他的头打破了吗？

贵族乙
(旁白)
要是那人的脑袋跟这位一样——这一下准把脑子全打出来了。

克洛顿
大爷爱骂就骂——谁管得着？哼！

贵族乙
(旁白)
管不着——他们总不能割了自己的耳朵。

克洛顿
婊子养的东西！他还敢挑战我！可惜他不是跟我同一阶级的人！

贵族乙
(旁白)
否则你们倒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傻瓜。

克洛顿
真气死我了！他妈的！做了贵人有什么用？没人敢跟我打——怕我母后。每一个下贱奴才都能打个痛快——就我跟一只没对手的公鸡似的，谁都不敢碰我。

贵族乙
(旁白)
您是一只公鸡——也是一只阉鸡。给您戴上高冠儿，公鸡——您就叫起来了。

克洛顿
你说什么？

贵族乙
要是每一个被您得罪的人您都认真动手——那不符合您殿下的身份。

克洛顿
我知道。可比我低微的人——我就算得罪了他们，也没什么不对。

贵族乙
嗯——只有殿下才有这特权。

克洛顿
可不是吗！我也是这么说的！

(一侍从上。)

贵族甲
您听说今晚宫里要来一个外国人吗？

克洛顿
外国人？我怎么不知道！

贵族乙
(旁白)
他自己就是个外来货——可他不知道。

贵族甲
是个意大利人——据说是里奥那托斯的朋友。

克洛顿
里奥那托斯！那个亡命恶棍！既然是朋友——不管是谁，都不是好东西。谁告诉你的？

贵族甲
您殿下的童儿。

克洛顿
我该不该去瞧瞧他？那不会有失身份吧？

贵族甲
不会的，殿下。

克洛顿
我觉得我的身份不大容易丢掉。

贵族乙
(旁白)
您是个公认的傻子——所以您干多傻的事也不会丢掉傻子的身份。

克洛顿
走！我要瞧瞧这意大利人去。今天在球场上输的，今晚要在他身上赢回来。走！

贵族乙
我就来奉陪殿下。

(克洛顿与贵族甲下。贵族乙独留。)

贵族乙
(独白)
他母亲是条奸诈的母蛇——却生出这头蠢驴来！一个女人用脑子降服一切——她这儿子连二十减二剩十八都算不出来。唉！可怜的公主——天仙化人的伊摩琴！你有个被后母牵着鼻子走的父亲——一个时时刻刻都在使阴谋的母亲——一个比你丈夫的无辜放逐和惨痛离别更可憎的求婚者——你过的是什么日子！愿上天护佑你——保全你贞操的堡垒——让你在风雨中站稳——等你流亡的丈夫回来统治这伟大的国土！

(他下。)

第二幕 第二场

伊摩琴的卧室。一只大箱子放在房间角落。伊摩琴靠枕读书，一宫女侍立。

伊摩琴
谁在那儿？海伦吗？

宫女
是我，公主。

伊摩琴
什么时候了？

宫女
快半夜了，公主。

伊摩琴
我已经读了三个钟头了——眼睛酸得很。替我把这页折起来——你也去睡吧。蜡烛别拿走——让它亮着。要是你四点钟能醒——请叫我一声。睡意已经抓住了我全身。
(宫女下。)
神明啊——我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你们——求你们别让鬼怪侵扰我的梦魂！

(伊摩琴入睡。阿埃基摩从箱中爬出。)

阿埃基摩
(旁白)
蟋蟀在唱歌——人们在休息中恢复疲劳的精神。我们的塔昆就是这样——轻手轻脚——走到他毁掉贞操的女郎床前。维纳斯啊——你睡在床上的姿态多么优美！鲜嫩的百合——你比你的被褥更洁白！要是能碰一下她的肌肤——要是能吻她一下——就一下！无比美艳的红玉——造物主把它安放得多么可爱！
(他环顾房间。)
可我的计划是要记下这屋子里的陈设——全写下来：这样的画——那边的窗子——床上有这样的装饰——织锦挂帷上有这样的人物和故事。
(他转向她。)
啊——可她肉体上那些活生生的痕迹——比一万件琐碎的家具更有力——更能充实我此行的收获。睡眠啊——你是死亡的摹仿者——沉重地压在她身上——让她的知觉像教堂里的墓碑一样无知无觉吧。
(他从她臂上取下手镯。)
下来——下来——一点也不费劲——它滑落了！它是我的了。有了这外表的证据——一定能加深内心的扰乱——让她丈夫气得发疯。
(他注意到什么。)

她左胸还有一颗梅花形的痣——像莲香花心上的红点。这是一个确证——比任何法律证据都有力——这个秘密会让他不得不相信我已经打开锁链——把她宝贵的贞操偷走了。够了。我好傻——为什么要记下来？它不是已经钉在我记忆里了吗？
(他瞥见她读的书。)
她读了一晚上书——原来是忒柔斯的故事——折的这一页——正是菲罗墨拉被迫失身的地方。
(他走向箱子。)
够了——回到箱子里去——把弹簧关上。黑夜的巨龙——走快些吧——让黎明拨开乌鸦的眼睛！恐惧包围着我全身——虽然这是天上的神仙——我却像在地狱里一样。
(钟响。)
一、二、三——赶快——赶快！

(他藏回箱中。幕落。)

第二幕 第三场

伊摩琴卧室外的前厅。克洛顿与二贵族及乐工上。

贵族甲
殿下在失败时那种镇定功夫——真是无人能及。不管谁掷出幺点——都比不上您那么冷静。

克洛顿
输了钱，人就冷了一半——气得说不出话。

贵族甲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您殿下这样高贵的耐心。您赢了的时候——那火气可大啦。

克洛顿
胜利让每个人都勇气百倍。要是我能把伊摩琴那傻丫头弄到手——我就不愁没钱花了。
(看窗外。)
快天亮了吧？

贵族甲
已经清晨了，殿下。

克洛顿
我希望乐工们能来。人家劝我清晨给她奏乐——说那能打动她的心。

(乐工等上。)

克洛顿
来——调好乐器。要是你们的弹奏能打动她——很好。我们还要试试你们的歌唱。要是谁也打不动她——那就随她去——可我永远不会灰心。先来一首绝妙的调子——再来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儿——配着动人的词句——然后让她自己去想吧。

歌
听！听！云雀在天门歌唱，
旭日已在空中高挂，
天池的流水叮咚作响，
日神在饮他的骏马。
瞧那万寿菊倦眼慵抬，
睁开它金色的瞳孔：
美丽万物都已醒来，
醒醒吧，亲爱的美人！
醒醒，醒醒！

克洛顿
好——你们去吧。要是这次能打动她——我以后再也不轻视你们的音乐。要是打动不了——那是她耳朵有毛病——马鬃牛肠加上太监的嗓子都治不好。

(乐工等下。)

贵族乙
王上来了。

克洛顿

我整夜没睡——就是为了起这么早。他看见我一早就献殷勤——一定会疼我。

(辛白林与王后上。)

克洛顿

陛下早安——母后早安。

辛白林

你在我那倔女儿门口等着吗？她不肯出来？

克洛顿

我给她奏了乐——她理都不理我。

王后

她还没忘了她那个爱人——再过些时候，等记忆淡了——她就是你的了。

辛白林

你别忘了王上的恩德——他总在想法子把她配给你。你自己也该多用功——按部就班地求——一切看时机行事。她越拒绝你——你越殷勤——好像你为她做的事都是出于灵感似的。她吩咐什么你都听——只有她叫你走的时候，你才装聋作哑。

克洛顿

装聋作哑！不——

(一侍从上。)

侍从

陛下——罗马派使臣来了——其中一位是卡厄斯·路歇斯。

辛白林

好人——虽然他此行怀有敌意，可不是他的错。我们要照他主人的身份接待他——也照他个人

对我们的友谊——给他应有的礼遇。
(向克洛顿。)
我儿——你向情人道过早安以后——到我们这儿来。我还要派你去招待这罗马人呢。
(向王后。)
来，我的王后。

(辛白林与王后下。克洛顿独留。)

克洛顿
要是她起来了——我要跟她谈谈。不然就让她一直睡吧。
(他敲门。)
有人吗？喂！
(他烦躁起来。)
我知道她的侍女们都在她身边——我为什么不去买通一个呢？有钱才能通行——事情往往如此。有了钱——替狄安娜看林子的人也会把鹿卖给外人。钱能让好人含冤而死——也能让盗贼逍遥法外——有时候它还不分皂白，把强盗和好人一块吊死呢。什么事它做不到？什么事它毁不了？我要叫她的一个侍女做我的律师——因为我对自己的案情还有点不明白。
(再敲门。)
有人吗？

(一宫女上。)

宫女
谁在敲门？

克洛顿
一个绅士。

宫女
就一个绅士？

克洛顿
不——他还是个贵妇的儿子呢。

宫女

(旁白)

有些跟你同样讲究穿着的——还夸不出这种口来。

(向克洛顿。)

您有何见教？

克洛顿

我要见你们公主本人——她打扮好了没有？

宫女

嗯——她还在闺房里。

克洛顿

这是赏你的钱——把你的好消息卖给我吧。

宫女

怎么！把我的好名声卖给你？还是把我觉得合适的话去向她通报？

(她看见伊摩琴。)

公主来了！

(伊摩琴上。)

克洛顿

早安——最美丽的人儿——妹妹——让我吻吻你可爱的手。

(宫女下。)

伊摩琴

早安，先生。您费了太多辛苦——不过买到了一些烦恼。我所能给您的报答——只有一句话：我不大懂得感激——我也不肯向随便什么人表示谢意。

克洛顿

可我还是发誓我爱你。

伊摩琴

您说这话——对我还是一样。您尽管发誓——我永远不理您。

克洛顿

这不能算答复。

伊摩琴

要不是怕您把我的沉默当成默认——我本来不想说话的。请您放过我吧——真的。您的盛情厚意——只换来我的无礼轻蔑。您该学会——容忍是最大的智慧。

克洛顿

让你这么疯下去——那是我的罪过——我怎么也不愿意。

伊摩琴

可傻子医不好疯子。

克洛顿

你叫我傻子？

伊摩琴

我是个疯子——所以叫您傻子。要是您能忍一忍——我也许就不疯了——那您就不是傻子，我也不是疯子了。我很抱歉——先生——我忘了妇人的礼貌——说了这么多废话。请您从今以后明白我的决心——我是知道自己心的。我现在凭着真诚告诉您：我对您漠不关心——而且我冷酷无情到简直恨您。这一点我本来希望您自己感觉到——当面说破不是我的本意。

克洛顿

你对父亲不孝。至于你那自以为跟下贱家伙订下的婚约——像他那样一个靠着施舍长大、吃宫廷残羹剩饭的人——这种婚约根本不算数。虽然在微贱的人们中间——还有谁比他更微贱？——男女自由结合或许可以容忍——结果不过生一群黄脸小儿，过乞丐一样的生活。可你是天潢贵胄——那样的自由不属于你。你不能污毁王族的荣誉——去跟一个卑贱的奴才、一个奔走趋承的下仆、一个奴才的奴才。

伊摩琴

亵渎神圣的家伙！就算你是朱庇特的儿子——你也不配做他的侍仆。按你的才能——你能在他王国里当个刽子手助手——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人家会妒忌你得到这么好的位置。

克洛顿

愿南方的毒雾腐蚀他的筋骨！

伊摩琴

他永远不会遭灾——只有被你提起他的名字——才是他最大的不幸。他曾经穿过的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在我看来也比您头上所有的头发更宝贵——就算每一根头发都是像您一样的人。
(她看见毕萨尼奥。)
啊，毕萨尼奥！

(毕萨尼奥上。)

克洛顿

"他的衣服"！哼——魔鬼——

伊摩琴

快到我侍女陶乐雪那儿去——

克洛顿

"他的衣服"！

伊摩琴

一个傻子缠着我——我又害怕又恼怒。去——我有一件贵重的饰物——因为我大意了——从手臂上滑落了——你去叫我的侍女替我找一找。那是你主人送给我的——就算有人拿欧洲任何国王的收入跟我换——我宁死也不放弃。我今天早上还看见过——昨天夜里还确确实实在我臂上——我还吻过它呢。我希望它不是飞到我的丈夫那儿去告诉他——说我除了他以外还吻过别人。

毕萨尼奥

它不会不见的。

伊摩琴
我希望这样——去找吧。

(毕萨尼奥下。)

克洛顿
你侮辱了我——"他最破旧的衣服"！

伊摩琴
嗯——我说了。您要是想起诉——就找证人来吧。

克洛顿
我要去告诉你父亲。

伊摩琴
还有您母亲——我的好母后——我希望她会恨透了我。现在我要少陪了，先生——让您满心不痛快去吧。

(她下。)

克洛顿
我一定要报复——"他最破旧的衣服"！好！

(他下。)

第二幕 第四场

罗马。菲拉里奥家中。波塞摩斯与菲拉里奥上。

菲拉里奥

别担心——要是我能说动王上的心，正像我能确信她会守住贞操一样——那就没问题了。

波塞摩斯

我去疏通过了——没用。只能等——在寒冬的风雪中发抖——希望暖和的日子会来。抱着这点残破的希望——我惭愧不能报答您的盛情——万一抱恨而终，只好永负大恩了。

菲拉里奥

能跟盛德的君子同堂共处——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可以抵偿我为您的微劳而有余。你们王上大概已经听到奥古斯特斯的旨意了——卡厄斯·路歇斯一定会不辱使命。我想贵国对罗马的军威是领教过的——余痛未忘——这次总不会拒绝纳贡偿欠吧。

波塞摩斯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会成为政治家——可我相信这次会有一场战争。你们会听说驻在法兰西的大军不久会在我们无畏的不列颠登陆——可英国决不会献纳一文钱。我们国内的人已经不像裘力斯·凯撒讥笑他们迟钝笨拙的时候那样没有纪律了——要是他还在世，一定会惊异于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纪律加上勇气——会向他们的赞美者证明——他们是世上最善于改进的民族。

菲拉里奥

瞧！阿埃基摩！

(阿埃基摩上。)

波塞摩斯

最敏捷的鹿载着你在陆地上奔驰——四方的风吹着你的船帆——所以你才回来这么快。

菲拉里奥

欢迎。

波塞摩斯

我希望你得到的简洁答复——是你提早归来的原因。

阿埃基摩
你的爱人是我所见过的女子中最美丽的一个。

波塞摩斯
也是最好的一个——不然的话——让她的美貌在窗孔里引诱邪恶的人——跟着他们堕落去吧。

阿埃基摩
这信是给你的。

波塞摩斯
我相信是好消息。

阿埃基摩
大概是吧。

菲拉里奥
你在英国的时候——卡厄斯·路歇斯在英国宫廷吗？

阿埃基摩
那时他们在等他——可他还没到。

波塞摩斯
那么暂时还不至于有事。
(他看着戒指。)
这颗宝石还照样发光吗？还是你嫌它戴在手上太黯淡了？

阿埃基摩
要是我丢了它——我就要失去跟它价值相等的黄金。我在英国过了这么甜蜜而短促的一夜——就算路程再远一倍——我也愿意再去一趟——再享一夜这样温存的艳福。
(他拿出戒指。)
这戒指——我已经赢了。

波塞摩斯
钻石太硬——棱角是扎人的。

阿埃基摩
一点不——你的爱人是个很好说话的女子。

波塞摩斯
先生——别拿失败当玩笑。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

阿埃基摩
好先生——要是你没把我们的约定当废纸——那我们的友谊还得继续。要是这次我没带回关于你爱人的消息——那我们还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可我现在宣布：我已经把她的贞操和你的戒指同时赢了——而且我对她和你都没不起——因为这都是你们自愿的。

波塞摩斯
要是你真能证明你已经跟她上了床——那我的友谊和我的戒指都归你。要不然——你这样污蔑她纯洁的贞操——就得用剑跟我决一雌雄。我们两人倘不是一死一生——就得让两柄无主的剑留给随便哪个路过的人收拾。

阿埃基摩
先生——我会详细告诉你我所见所闻的一切——它们会逼真到让你不得不信。我可以发誓证明——可我相信你会准许我免了——因为你自己会觉得用不着。

波塞摩斯
说吧。

阿埃基摩
第一——她的寝室——我承认我没在那儿睡过——可一切值得注意的东西——都已被我饱览无遗了。墙壁上挂着蚕丝和银线织成的锦毡——绣着华贵的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罗马英雄相遇的故事——普特纳斯河泛滥到岸上——也许因为载着太多船只——也许因为充满了骄傲——这是件非常富丽堂皇的作品——技术的精妙和它本身的价值难分高下——我真不信世上有这样珍奇工致的杰作——因为它那样活生生的——

波塞摩斯

这是真的——可也许你在这听我或别人说过。

阿埃基摩

我会用更详细的叙述证明我的见闻。

波塞摩斯

是的——否则你的名誉会受损。

阿埃基摩

火炉在寝室的南面——火炉上面雕刻着贞洁的狄安娜女神出浴的肖像——我从没见过这样栩栩如生的雕像——那雕刻师简直是无言的造化——他的作品除了不会动、不会呼吸——一切都超过了大自然的杰作。

波塞摩斯

这你也能从别人嘴里听到——因为常被人称道。

阿埃基摩

寝室的屋顶上装饰着黄金铸成的小天使——她的炉中的薪架——我差点忘了——是两个白银铸成的眉目传情的小爱神——各自翘着一只脚站着——巧妙地靠在他们火炬之上。

波塞摩斯

这就是她的贞操！就算你果然看见这一切——你的记性值得赞美——可光描写她卧室的陈设——还不能替你保全你的赌注。

阿埃基摩

那么——要是你的脸会发白的话——准备起来吧。准许我把这宝贝透透气——

(他亮出手镯。)

瞧——它又到你眼前来了。它得跟你那钻石戒指配成一对——我要把它们一起收藏。

波塞摩斯

神明啊！再让我看一看。这是我留给她的手镯吗？

阿埃基摩

先生——我谢谢她——正是那只。她亲自从臂上取下来给我——我现在还仿佛能想见她当时的光景——她美妙的动作超过了礼物的价值——可也让礼物变得更贵重。她把它给了我——还说她曾经十分珍视它。

波塞摩斯

也许她取下手镯来——是要请你把它送给我。

阿埃基摩

她在信上这样写了吗？

波塞摩斯

啊！不，不，不——这是真的。
(他取下戒指交给阿埃基摩。)
来——把这个也拿去。它像一条毒龙——看一眼就能致人死命。让贞操别和美貌共存——让真理别和虚饰同在——有了第二个男人插足——爱情就该抽身退避。女人的誓言不能生效——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名节是什么。
(他爆发了。)
啊！无限的虚伪！

菲拉里奥

先生——宽心些。把您的戒指拿回去——还不能就算被他赢了。这手镯也许是她偶然遗失——也许——谁知道是不是她的侍女受人贿赂偷出来的？

波塞摩斯

很对——我希望他是这样得来的。
(向阿埃基摩。)
把我的戒指还我。给我提一些比这更可靠的肉体证据——因为这是偷来的。

阿埃基摩

我凭朱庇特发誓——这明明是她从臂上取下来给我的。

波塞摩斯

你听——他在发誓——凭朱庇特发誓。这是真的。不——把戒指留着吧——这是真的。我确信她不会遗失——她的侍女们都是忠心的——她们会受一个不相识者的贿诱偷出来？不可能！他已经享受过她的肉体了——她用这么大的代价买了个淫妇的头衔——这就是她失贞的铁证。来——把你的酬劳拿去吧——愿地狱里所有的恶鬼为了争夺你而内讧！

菲拉里奥

先生——宽心些吧——对一个信心太深的人来说——这还不够当充分证据。

波塞摩斯

不必多说——她已经被他奸污了。

阿埃基摩

要是你还要进一步证据——在她那值得被人爱抚的酥胸之下——有一颗小小的痣——骄傲地躺在那销魂蚀骨的地方。我凭性命发誓——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它——虽然那给我很大的满足——却更燃起了我的饥渴。你还记得她身上这颗痣吗？

波塞摩斯

嗯——它证实了她还有一个污点——大得能塞满整个地狱。

阿埃基摩

你还要听下去吗？

波塞摩斯

少卖弄你的数学天才吧——别一遍一遍地数了——只说一遍就抵得过一百万遍！

阿埃基摩

我可以发誓——

波塞摩斯

不用发誓。要是你发誓说你没干这事——你就是说谎。要是你否认奸污了我妻子——我就要杀了你。

阿埃基摩
我什么都不否认。

波塞摩斯
啊！我希望她就在我眼前——让我把她撕成碎片！我要到那儿去——走进她宫里——在她父亲面前撕碎她！我一定要干点什么——

(他下。)

菲拉里奥
完全失去自制了！你已经赢了。我们跟上他——劝劝他——免得他在盛怒之下干出对自己不利的事。

阿埃基摩
我很愿意。

(众人下。)

第二幕 第五场

另一室。波塞摩斯独上。

波塞摩斯
难道男人生到世上来——一定要靠女人合作吗？我们都是私生子——全是。
(他踱步。)
被我称为父亲的那位可敬的人——当我母亲生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哪个人造下了我这冒牌货——可我母亲当时像狄安娜一样圣洁——正像现在我的妻子有着无双美誉一样。
(他停下。)
啊！报复！报复！她不让我享受合法的欢愉——常常劝我忍耐自制——她的神情那么贞静幽娴——满脸羞涩——那楚楚可怜的样子——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软——我以为她像没被太

阳照过的白雪一样皎洁。
(他爆发了。)
啊——一切的魔鬼们！这卑鄙的阿埃基摩——在一小时之内——也许还不到一小时？——也许他什么话都没说——像头日耳曼野猪似的——一声叫喊——扑了上去——除了照例的半推半就——没遭遇任何抵抗！
(他停下来，喘着粗气。)
但愿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哪部分是女人给我的！因为我断定——男人的罪恶行动——全是女人遗留的天性造成的。说谎是女人的天性——献媚也是——欺骗也是——淫邪和猥亵的思想——都是她的——全是她的。报复也是她的本能——野心、贪欲、好胜、傲慢、虚荣、诽谤、反复——凡是一切男人能列举、地狱能知道的罪恶——或者一部分——或者全部分——都属于她——不——简直是全部分——因为她们连对罪恶都没有恒心——每分钟都要换一种新花样。
(他累了。)
我要写文章痛骂她们——厌恶她们——咒诅她们。可这还不是真正痛恨的最好办法——我应该祈求神明让她们如愿以偿——因为她们自己招来的痛苦——比魔鬼能给的灾祸还大。

(他下。)

第三幕

第一场

英国。宫中大厅。辛白林、王后、克洛顿及群臣自一门上；卡厄斯·路歇斯及罗马兵士自另一门上。

辛白林
现在告诉我们——奥古斯特斯·凯撒有什么赐教？

路歇斯
我们的先皇裘力斯·凯撒——他的记忆至今留存在人们心中，他的赫赫威名将永远流传——当

他征服贵国之时，正是令叔凯西伯兰当国。他的卓越功业是凯撒素来称道的。那时令叔曾答应每年向罗马纳贡三千镑，传之后嗣，永为定例。可近年来陛下却没有履行这项义务。

王后

为了免得你们惊讶——我们要废除这项成例。

克洛顿

也许要经过许多凯撒，才再有那样一个裘力斯出现。英国是个独立的世界——我们自己的鼻子爱怎么长就怎么长——用不着向任何人交租。

王后

当初他们凭威力夺去我们独立自强的机会——现在这机会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陛下别忘了先王们缔造的艰辛——也别忘了我岛上天然的形势——它像海神的领域一样，周遭环绕着峻峭的危岩、咆哮的怒浪、广漠的沙碛——敌人的船一近滩岸，就连桅带橹陷入沙里。凯撒在这儿得到过一个小小的胜利——可他的"我来，我见，我征服"——不是在这儿说的。他曾两次被我们击退——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痛心的耻辱——他的船——可怜无用的泡沫！——在我们可怕的海上，就像随波浮沉的蛋壳——一碰到岩石就撞得粉碎。为了庆祝那次胜利——著名的凯西伯兰——他曾几乎让凯撒屈服于他的剑下——啊，反复无常的命运！——下令全国燃起欢乐的火炬——每一个不列颠人都扬眉吐气，勇气百倍。

克洛顿

得了——什么礼金我们也不付。我们的国势比当初强多了——而且我说过——你们也不会有那样的凯撒了。也许别的凯撒也有弯鼻子——可谁也不会再有那挺直的手臂了。

辛白林

我儿——让你母亲说下去。

克洛顿

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有凯西伯兰一样坚强的铁腕——我不是说我也是——可我的手也不怕跟人周旋。为什么要我们纳贡？要是凯撒能用一张毯子遮住太阳——或是把月亮藏在他衣袋里——那我们为了需要光明，只好交租。可他不能——阁下——您还是别提"礼金"两个字吧。

辛白林

你得知道——在包藏祸心的罗马人没来勒索这笔礼金以前——我们本来是自由的。凯撒囊括世界的野心——使他不顾一切阻力——把枷锁套在我们头上。我们是尚武好勇的民族——当然要挣脱这种难堪的束缚。我们当时就对凯撒说过——我们的祖先慕尔缪歇斯为我们制定法律——他的神圣宪章已在凯撒武力下横遭摧残——凭我们所有的力量恢复法纪的尊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因此触怒罗马——也在所不惜。慕尔缪歇斯制定我们的法律——他是第一个戴上黄金宝冠即位称王的不列颠人。

路歇斯

我很抱歉——辛白林——我必须向你宣告：奥古斯特斯·凯撒是你的敌人。在凯撒麾下奔走服役的国王——比你全国所有的官吏都多。我现在用凯撒的名义通知你——战争和混乱的命运已临到你头上——无敌雄师不久就要开入你的国境——请准备好。我的挑战使命已经完毕——谢谢你给我优渥的礼遇。

辛白林

你是我们的嘉宾——卡厄斯。我曾在你们凯撒手下受封骑士——我的少年时代大半在他麾下度过——是他启发了我荣誉的观念。为了不负他的训诲——我必须全力保持我的荣誉。我知道巴诺尼亚人和达尔迈西亚人已为争取他们的自由揭竿奋起——凯撒会知道——不列颠人不是麻木不仁的民族——决不会看着前例而无动于衷。

路歇斯

让事实证明一切吧。

克洛顿

我们的王上向您表示欢迎。请您在我们这儿多玩一两天。要是以后您要用另一副面目跟我们相见——您必须在海水的拱卫中间找我们。要是您能驱逐我们出去——我们的国土就是你们的。要是您的冒险失败了——那倒便宜了我们的乌鸦——可以把你们的尸体饱餐一顿——事情就这样完结。

路歇斯

很好——阁下。

辛白林
我知道你们主上的意思——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我现在唯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欢迎！

(众人下。)

第三幕 第二场

宫中另一室。毕萨尼奥持信上。

毕萨尼奥
(读信)
怎么！犯了奸淫？你为什么不写明这是哪个鬼东西捏造的谣言？里奥那托斯！啊，主人！什么毒药把你的耳朵麻醉了？哪个毒手毒舌的奸恶意大利人搬弄是非——你会这么轻易地信他？不忠实？不——她是因为忠贞不贰而受尽折磨——像一个女神一样——超过一切妻子应尽的本分——她用过人的毅力——抵抗着即使贞妇也不免屈服的胁迫。啊，我的主人！你现在对她怀的卑劣居心——正跟你低微的命运相称。嘿——我必须杀死她——因为我曾发誓尽忠于你的命令吗？我？她？她的血？要是这才能算尽忠——那我宁愿永远不做人的忠仆。我的脸上难道冷酷无情到会动手干这种没有人性的事？
(他继续读。)
"此事务须速行无忽。余已遵其请求，另有一函致达彼处——该信将授汝以机会。"
(他放下信。)
啊——可恶的信！你的内容就像写在表面上的墨水一样黑。无知无觉的纸——你做了这件罪行的同谋——外表却像处女一样圣洁！
(他看见伊摩琴。)
她来了。我必须隐瞒主人的命令。

(伊摩琴上。)

伊摩琴
啊——毕萨尼奥！

毕萨尼奥

公主——这儿有一封我主人寄来的信。

伊摩琴

谁？你的主？那就是我的主——里奥那托斯。啊——要是哪个占星术士熟悉天上的星辰——像我熟悉他的字迹一样——那才真算得学术湛深——他的慧眼可以预知未来的一切。仁慈的神明啊——但愿这里写的只是爱——是我主的健康——是他的满足——可并不是他对于我们远别的满足。让这一件事使他悲哀吧——有些悲哀有药饵的作用——这一种悲哀也是——因为它能滋养爱情。但愿他一切满足——只除了这一件事。

(她吻信。)

好蜡，原谅我——造下这些把心事密密封缄的锁键的蜂儿们啊——愿你们有福！

(她读信。)

好消息——神明啊！

(她读出声来。)

"噫——至爱之人乎！设卿不愿与仆更谋一面——则将重创仆心——纵令仆为卿父所获而被处极刑——其惨痛尚不若如是之甚。仆今在密尔福德港之堪勃利亚——倘蒙垂怜——幸希临视——否则悉随卿意可耳。山海之盟——永矢勿谖——爱慕之忱——与日俱进。敬祝万福！里奥那托斯·波塞摩斯手启。"

(她紧抱信。)

啊——但愿有一匹插翅的飞马！你听见吗，毕萨尼奥？他在密尔福德港。读了这信——再告诉我到那儿有多少路。要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人——花一个星期跋涉就能走到——那我为什么不能在一天之内飞步赶到？所以——忠心的毕萨尼奥——你也像我一样渴望着见你主人的面——啊！让我改正一句——你虽然思念你主人——可不像我一样——你的思念之心比较淡薄——啊——你不会像我一样——因为我对他的爱慕超过一切界限——说——用大声告诉我——爱情的顾问应该用充耳的雷鸣震聋听觉——到这幸福的密尔福德有多远——同时告诉我——威尔士何幸而有这样一个海港——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从这儿逃出去——从出走到回来这一段时间——用什么计策才能遮掩别人的耳目——可第一还是告诉我逃走的方法。为什么要在前面谋划掩饰？这问题我们可以慢慢再谈。说——我们骑马每小时能走几里？

毕萨尼奥

从日出到日落——公主——二十里对您已经够了——也许还嫌太多。

伊摩琴

唉哟——一个骑马去上刑场的人也不会走这么慢。我曾听说有些赛马的骑士——马跑得比沙漏

里的沙还快。可这些都是傻话。去叫我的侍女假装生病——说她要回家看父亲——然后立刻替我备一身骑装——不必华丽——只要适合一个小乡绅妻子的身份就行了。

毕萨尼奥
公主——您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伊摩琴
我只看见我前面的路——朋友。这儿的一切——或者以后发生的一切——都笼在迷雾里——望去只有一片模糊。去吧——我求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不用说别的话了——密尔福德是我唯一的去处。

(他们下。)

第三幕 第三场

威尔士。多山地区。一岩洞。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自洞中出。

培拉律斯
好天气！像我们这样住在低矮屋檐下的人——要是深居不出——那才辜负了天公的美意。
(他弯腰。)
孩子们——弯下身子来——这个洞口教你们怎样崇拜上天——使你们在清晨的阳光中——向神圣的造物者鞠躬致敬。帝王的宫门是高敞的——即使巨人也高戴丑恶的头盔从里面大步走出来——无须向太阳致敬。晨安——美好的苍天！我们虽住在岩窟里——却不像那些高楼大厦里的人那样对你冷淡无情。

吉德律斯
晨安——苍天！

阿维拉古斯
晨安——苍天！

培拉律斯

现在开始我们山间的狩猎。到那边山上去——你们的腿年轻有力——我只好在这儿平地上跑跑。当你们在上面看见我只有乌鸦那么大时——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所处的地位——正可以显示万物的渺小和自己的崇高——那时你们就可以回想我告诉你们关于宫廷、君主和战争权谋的故事——功业成就之时——也就是藏弓烹狗之日。想到这些——我们可以从眼前所见的一切事物中获得教益——我们往往可以这样自慰——硬壳的甲虫比奋翼的猛鹰更安全。啊！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比小心翼翼地恭候他人叱责、受了贿赂而无所事事、穿着不用钱买的绸缎的那种生活更高尚、更富有、更值得自傲吗？那些受人供养、非但不知报答——还要人家向他们脱帽致敬的人——他们的生活不能跟我们相比。

吉德律斯

您是根据您的经验说的。我们是羽毛未丰的小鸟——从没离巢远飞——不知道家乡之外还有什么天地。要是平静安宁的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也许这种生活是最美满的——对于您这样一位饱尝人世辛酸的老人家——当然会格外觉得可爱。可对于我们——它却是愚昧的暗室——卧榻上的旅行——不敢跨越一步的负债者的牢狱。

阿维拉古斯

当我们像您一样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话可以对人说？当我们听见狂暴的风雨打击着黑暗的严冬——在我们阴寒的洞窟里——我们用什么谈话来打发冷冰冰的时间？我们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和野兽一样——在觅食时像狐狸一样狡诈、像豺狼一样凶猛——我们的勇敢只是用来追逐逃走的猎物。我们像被囚的鸟儿——把笼子当歌唱的所在——高唱着我们的羁囚。

培拉律斯

你们说的是什么话！要是你们知道城市里的榨取掠夺——亲自领略过那种抽筋刮髓的手段——要是你们知道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去留都一样困难——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即使幸免陨越——那如履薄冰的惧怯——也够人受了——要是你们知道战争的困苦——为了名誉和光荣追寻致命的危险——一旦身死疆场——往往只留下几行诬谤的墓铭——记录他生前的功业——是的——立功遭遣——本来不足为奇——最让人难堪的是——你还得恭恭敬敬陪着小心——接受那有罪的判决。

(他停顿。)

孩子们啊——世人可以在我身上读到这段历史：我的肉体留着罗马人刀剑的伤痕——我的声誉一度在最知名的人物间名列前茅——我曾邀辛白林的眷宠——人们谈起战士时——我的名字总离不了他们的嘴边——那时我像一株枝头满垂果子的大树——可一夜之间——狂风突起或盗贼

光临——你们怎么说都行——摇落了我成熟的果实——不——把我的叶子也一起摇了下来——留下我枯干秃枝——忍受风霜的凌虐。

吉德律斯

不可靠的恩宠！

培拉律斯

我告诉过你们——我没有犯罪——可我的完整荣誉——敌不过两个恶人的虚伪誓言——他们向辛白林发誓说我和罗马人密谋。自从我被放逐以后——这二十年来——这岩窟和这片土地就成了我的世界——我在这儿过着正直而自由的生活——在我整个前半生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让我向上天掬献虔诚的感谢。

(他直起身。)

可到山上去吧——这不是猎人的话。谁先捕到鹿——谁就是宴席的主人——另外两人做他的侍者。我们不用担心有人下毒——像豪门盛宴那样。

(他挥手。)

我在山谷里跟你们会合。

(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下。培拉律斯独留。)

培拉律斯

天性的灵明多么不容易湮没！这两个孩子不知道他们是国王的儿子——辛白林也永远梦想不到他们还在人间。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父亲——虽然他们是在这弯腰曲背的卑微洞窟里教养长大——他们的雄心却可以冲破王宫的屋顶——他们过人的天性——使他们在简单渺小的事物中显出高贵的品格。这个波里多——辛白林的世子——不列颠王统的继承者——吉德律斯是他父王为他取的本名——神明啊！当我坐在三脚凳上——向他讲述我战绩的时候——他的心就飞到了我的故事里——他说："我的敌人也这样倒在地上——我也这样把脚踏在他的脖子上。"就在那时候——他高贵的血液升到脸颊上——他流着汗——他幼稚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做出种种姿势——表演我讲的一切情节。

(他微笑。)

他的弟弟凯德华尔——阿维拉古斯是他的本名——也像他哥哥一样——常把生命注入我的叙述中——充分表现他活跃的想象。

(远处传来猎声。)

听！猎物已被赶起来了。辛白林啊！上天和我的良心知道——你不该把我无辜放逐——为了一时气愤——我才把这两个孩子偷出来——那时一个三岁——一个才两岁——因为你夺了我的

地——我才想绝灭你的后嗣。尤莉菲尔——你是他们的乳母——他们把你当母亲——每天都要到你墓前凭吊。我自己——培拉律斯——现在化名摩根——是他们心目中的亲生严父。狩猎已经完毕了。

(他下。)

第三幕 第四场

密尔福德港附近。毕萨尼奥与伊摩琴上。

伊摩琴
当我们下马时——你说没几步路就到了。我母亲生我那天——渴想看看我的那种心理——还不及我现在盼望他的热切。毕萨尼奥！朋友！波塞摩斯在哪儿？
(她看见他的表情。)
你为什么这样呆呆地睁大眼睛——心里转些什么念头？为什么你深深叹气？要是照你现在这个形状画成一幅图——人家也会从上面看出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拿出点勇气来——否则我要惶惑不安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用那么冷酷的眼光把信交给我？要是它是盛夏的喜讯——你应该笑逐颜开——要是它是严冬的噩耗——那就继续保持你这副脸相吧。我丈夫的笔迹——那被毒药麻醉的意大利已经让他中了圈套——他现在处在不能自拔的困境里。说——朋友——我自己读下去也许是致命的消息——从你嘴里说出来——也许能减轻一点它的严重性。

毕萨尼奥
请您念下去吧——您会知道我是命运最蔑视的倒霉家伙。

伊摩琴
(读信。)
"毕萨尼奥乎——尔之女主人行同娼妓——证据凿凿——皆为余所疾首痛心——永志不忘者。此言并非无端猜测——其确而可信——殆无异于余心之悲痛——耿耿此恨——必欲一雪而后快。毕萨尼奥乎——尔之忠诚倘未因受彼濡染而变色——则尔当手刃此妇——为余尽报复之责。余已致函彼处——嘱其至密尔福德港相会——此实为尔下手之良机。设尔意存迟疑——不果余言——则彼之丑行——尔实与谋——一为失贞之妇——一为不忠之仆——余之愤怒将兼及尔

身。"
(她放下信。)

毕萨尼奥

我何必拔剑？这封信已经割断了她的咽喉。不——那是谣言——它的锋刃比刀剑更锐利——它的长舌比尼罗河所有的毒蛇更毒——它的呼吸驾着疾风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散布恶意的诽谤——宫廷之内——政府之中——少女和妇人的心头——以至于幽暗的坟墓——都是这恶毒谣言伸展势力的所在。您怎么啦——公主？

伊摩琴

失贞？怎么叫失贞？因为想他而整夜不睡吗？一点钟又一点钟流着泪度过吗？在倦极入睡时——因为做了关于他的噩梦而哭醒吗？这就是失贞——是不是？

毕萨尼奥

唉——好公主！

伊摩琴

我失贞！问问你的良心吧！阿埃基摩——你曾说他放荡——那时候我看你像个恶人——现在想起来——你的脸还算好的。哪个涂脂抹粉的意大利淫妇迷住了他——可怜的我已经陈旧了——像一件不合时式的衣服挂在墙上都嫌刺眼——所以只好撕碎——让我也被你们撕碎吧！
(她爆发了。)
啊！男人的盟誓是女人的陷阱！因为你的变心——夫啊——一切美好的外表将被认作掩饰奸恶的面具——它不是天然生就——而是为欺骗女人而套上去的。

毕萨尼奥

好公主——听我说。

伊摩琴

正人君子的话——当时常被当作虚伪——奸诈小人的眼泪——却容易博取同情。波塞摩斯——你的堕落将影响一切俊美的男子——他们的风流秀雅——将成为诈伪欺心的标记。
(她拔出他的剑。)
来——朋友——做个忠实的人——执行你主人的命令吧。当你看见他的时候——向他证明我的服从。

(她把剑递给他。)
瞧——我自己把剑拔出来了——拿着它——刺进我爱情的纯洁殿堂——我的心坎里去。不用害怕——它除了悲哀什么都没有——你主人不在那儿——他本是它唯一的财富。照他的吩咐办——举起你的剑来。你在正大的行动上也许是勇敢的——可你现在像个懦夫。

毕萨尼奥

(扔下剑。)
去——万恶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手。

伊摩琴

不——我必须死。要是我不死在你手里——你就不是你主人的仆人。我软弱的手没有自杀的勇气——因为那是神圣教条所禁止的。
(她指胸口。)
来——这儿是我的心。它前面还有些东西——且慢！且慢！我们要撤除一切防御——像剑鞘一样顺从。这是什么？忠实的里奥那托斯的金科玉律——全变成了异端邪说！去——去——我信心的破坏者！我不要你们再做我心灵的护卫。可怜的愚人就这样信任虚伪的教师——虽然受欺者心中感到剧烈的剧痛——可欺诈的人也逃不了更痛苦的良心谴责。
(她转向他。)
你——波塞摩斯——你让我反抗我的父王——把贵人们的求婚蔑弃不顾——今后你会知道这不是寻常行动——而是需要稀有勇气的。我还要为你悲伤——当我想起你现在所贪恋的女人——一旦把你厌弃以后——我的记忆会让你感到怎样的痛苦。
(她再次把剑递给他。)
快动手吧——羔羊在向屠夫恳求了——你的刀子呢？这不只是你主人的命令——也是我自己的愿望——你不该迟疑畏缩。

毕萨尼奥

啊——仁慈的公主！自从我奉命执行这件工作以来——我不曾有过片刻安眠。

伊摩琴

那快把事情办完——回去睡觉吧。

毕萨尼奥

我要等熬瞎了眼睛才去。

伊摩琴

那你为什么接受这使命？为什么找个虚伪的借口走这么多路？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们两人的行动——我们马儿的跋涉——都为着什么？为什么浪费这么多时间？为什么引起宫廷里对我失踪的猜疑——那边我是不准备再回去了——为什么你已经走到指定的屠场——选中的鹿就在面前——你又改变了主意？

毕萨尼奥

我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逃避这罪恶的差事。我在路上已经盘算出一个办法。
(他低声说。)
好公主——耐心听我说。

伊摩琴

说吧——尽你说到舌敝唇焦。我已经听说我是个娼妓——耳朵早被谎话刺伤——任何打击都不能让它感到更大的痛苦——没有哪根医生探针能探测我的伤口有多深。可你说吧。

毕萨尼奥

那么——公主——我想您是不会再回去了。

伊摩琴

那当然——你不是带我来杀我的吗？

毕萨尼奥

不——不是那样说。可我的智慧要是跟我的良心一样可靠——那我的计策也许不会失败。我的主人一定是被人骗了——不知哪个恶人——千刁万恶的恶人——用这种该死的手段中伤你们两人的感情。

伊摩琴

一定是哪个罗马的娼妓。

毕萨尼奥

不——凭我的生命起誓。我只要通知他您已经死了——照他的吩咐寄些血证——您从宫廷里失踪的消息可以让他深信不疑。

伊摩琴

唉哟——好人儿——你叫我干什么事？住在什么地方？怎么生活下去？我丈夫认为我已经死了——我的生命中还有什么乐趣？

毕萨尼奥

要是您还愿意回宫里去——

伊摩琴

没有宫廷——没有父亲——再也不受那个粗鲁、尊贵、愚蠢的废物克洛顿的烦扰！那克洛顿——他的求爱对我就像敌军围攻一样可怕。

毕萨尼奥

要是不回宫——那您就不能住在英国。

伊摩琴

那到什么地方去？难道所有阳光都只照在英国吗？英国以外就没有昼夜了吗？在世界的大卷册里——我们的英国似乎隶属于它——却并不是它本身的一部分——她是广大水池里一个天鹅的巢。请想想——英国以外也有人居住。

毕萨尼奥

我很高兴您想到别的地方。罗马使臣路歇斯明天要到密尔福德港来了。要是您能适应现在的命运——改变一下装束——因为照您现在这样——对您不安全——您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饱览人世间的形形色色——也许还能接近波塞摩斯住的地方——即使看不见他一举一动——至少可以从人们传说里每小时听到关于他的确实消息。

伊摩琴

啊——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不损害我的名节——就算冒些危险——我也愿意一试。

毕萨尼奥

好——听我说。您必须忘记自己是女人——把命令换成服从——把女人本色的怕事和小心换成放肆的大胆——您得把讥诮的话随时挂在口头——得应答敏捷——不怕得罪人——像鼬鼠一样喜欢吵架——而且您得忘掉您有世上最珍贵的面容——让它去受那遍吻一切的阳光的贪馋抚

摩——虽然太忍心了——可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后——您必须忘掉那曾让天后朱诺妒忌的一切繁细精致的修饰。

伊摩琴

得啦——说简单点。我明白你的用意——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男人了。

毕萨尼奥

第一——您要把自己装扮成男人。我因为预先想到这一层——早把紧身衣、帽子、长袜和一切应用物件都准备好了——它们都在我衣包里。您穿起这种服装——再学一些像您这年纪的青年男子的神气——就可以到尊贵的路歇斯面前介绍自己——请求他把您收留——对他说——您能侍候他左右——是您莫大的幸事。要是他有一对鉴赏音乐的耳朵——听了您这样娓娓动人的说话——一定会高兴地拥抱您——因为他不但为人正直——秉性也十分仁慈。您在外面的费用——一切都在我身上——我会随时供给您的。

伊摩琴

你是天神们给我的唯一安慰。

(她握住他的手。)

去吧——还有些事要考虑——可我们会利用时间给我们的机会。我已经下了决心——实行这尝试——准备用最大的勇气忍受一切。你去吧。

毕萨尼奥

好——公主——我们必须这样匆匆分手了——因为我怕他们不见我的踪迹——会疑心是我骗诱您从宫中出走的。

(他拿出小匣。)

我的尊贵女主人——这有个小匣子——是王后赐给我的——里面藏着灵奇的妙药——要是您在海上晕船——或是在陆地上感到胸腹作恶——只要服一点点儿——就可以药到病除。现在您快找一处有树荫的地方——把男装换起来吧。愿天神们引导您到最幸福的路上！

伊摩琴

阿门。我谢谢你。

(他们分头下。)

第三幕 第五场

宫中一室。辛白林、王后、克洛顿、路歇斯、群臣、侍从等上。

辛白林
再会吧——恕不远送了。

路歇斯
谢谢陛下。敝国皇帝有命——我不能不回去。我很遗憾要回国复命——说您是我主上的敌人。

辛白林
阁下——我的臣民不愿受他的束缚——要是我不能表示出比他们更强的态度——那有失一个国王的身份。

路歇斯
是的——陛下。我还要请求您派几个人在陆地上护送我到密尔福德港。
(向王后。)
娘娘——愿一切快乐降在您身上！

王后
愿您也享受同样的快乐！

辛白林
各位贤卿——你们护送路歇斯大人安全到港——一切应有的礼节不可疏忽。再会吧——高贵的路歇斯。

路歇斯
(向克洛顿。)
把手给我——阁下。

克洛顿
接受我这友谊的手吧——可从今以后——我们化友为敌了。

路歇斯
阁下——结果还不知道胜败谁属呢。再会！

辛白林
各位贤卿——不要离开尊贵的路歇斯——等他渡过了塞汶河你们再回来吧。祝福！

(路歇斯及群臣下。)

王后
他含怒而去——可我们已向他表明了立场——那是我们的光荣。

克洛顿
这样才好——勇敢的不列颠人谁不希望有这一天。

辛白林
路歇斯已经把这一切通知了他的皇帝——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战车和马队调集完备。他们驻扎在法兰西的军队——马上就可以传令出发——向我国境开始攻击。

王后
这不是能随便混过去的事——我们必须奋起全力——迅速准备御敌的工作。

辛白林
幸亏我们早已预料到——所以才能有恃无恐。可——我的好王后——我们的女儿呢？她没出来见罗马使臣——也没向我们问安。她把我们当仇人一样看待——忘了做女儿的责任。我早注意到她这种态度。
(向侍从。)
叫她出来见我——我们一向太纵容她了。

(侍从下。)

王后
陛下——自从波塞摩斯放逐后——她就深居简出——这种精神上的变态——陛下——我想还

是该让时间来治愈。请陛下千万别责备她——她是个受不起委屈的小姐——您说她一句话——就像用刀剑刺进她心里——简直就是叫她死。

(侍从重上。)

辛白林
她呢？我们该怎样应付她这种藐视的态度？

侍从
启禀陛下——公主的房间全上了锁——我们大声呼喊——也没人回答。

王后
陛下——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请求我原谅她闭门不出——说身子有病——不能每天来向您请安——尽晨昏定省的责任。她希望我在您面前转达她的歉意——可因为碰到国有要事——我也忘了跟您提了。

辛白林
她的门上了锁！最近没人见过她的面？天哪——但愿我所恐惧的不是事实！

(他下。)

王后
儿啊——你也跟着王上去吧。

克洛顿
她那个亲信的老仆毕萨尼奥——这两天我都没见过。

王后
去查查。
(克洛顿下。)
毕萨尼奥——你这替波塞摩斯出尽死力的家伙！他有我给的毒药——但愿他失踪是因为服毒身亡——因为他以为那是珍贵的灵药。

(她踱步。)
可她——她到哪儿去了？也许她对人生绝望——也许她驾着热情的翅膀——飞到她心爱的波塞摩斯那儿去了。她不是奔向死亡——就是走向不名誉的路。无论走哪条路——我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达到目的——只要她跌倒了——这顶不列颠王冠——就稳稳落在我掌握之中。

(克洛顿上。)

王后
怎么啦——我的孩子？

克洛顿
她准是逃走了。进去安慰安慰王上吧——他在那儿暴跳如雷——谁都不敢走近他。

王后
(旁白)
再好没有——但愿这一夜的气愤——促短了他明天的寿命！
(她下。)

克洛顿
我又爱她又恨她。因为她美貌高贵——娴熟一切宫廷礼貌——无论哪个妇人少女都不及她的优美——每一个女人的长处她都有——她一身兼备众善——超过同时的侪辈。我为这个爱她。
(他咬牙。)
可她瞧不起我——反而向卑微的波塞摩斯滥施爱宠——这证明她不识好歹——虽然她有其他种种难得的优点——也不免因此逊色。为了这个缘故——我决定恨她——不——我还要向她报复我的仇恨。

(毕萨尼奥上。)

这是谁？什么！你想逃走吗，狗才？过来。啊——你这好忘八羔子！混蛋——你那女主人呢？快说——否则我立刻送你见魔鬼去。

毕萨尼奥
啊——我的好殿下！

克洛顿

你的女主人呢？凭朱庇特起誓——你要是再不说——我也不问了。阴刁的奸贼——我一定要从你心里挖出这个秘密——否则我要挖破你的心把它挖出来。她是跟波塞摩斯在一起吗？从他满身卑贱中找不出一丝可取的地方。

毕萨尼奥

唉——我的殿下！她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她什么时候不见的？他在罗马呢。

克洛顿

她到哪儿去了？走近点儿——别吞吞吐吐的。明明白白告诉我——她下落怎么样？

毕萨尼奥

啊——我的大贤大德的殿下！

克洛顿

大好大恶的狗才！赶快对我说你的女主人在哪儿。一句话——别再"贤德的殿下"了。说——否则我马上叫你死。

毕萨尼奥

那么——殿下——我所知道的关于她出走的经过——都在这封信上。
(递信。)

克洛顿

(读信。)
让我看看。我要追上她去——不怕一直追到奥古斯特斯的御座之前。

毕萨尼奥

(旁白)
不给他看这信——我命就没了。她已经走远了——他看了信的结果——不过是白跑一趟——对她没有危险。

克洛顿

哼！

毕萨尼奥

(旁白)

我要写信告诉主人——说她死了。伊摩琴啊——愿你一路平安——无恙归来！

克洛顿

狗才——这信是真的吗？

毕萨尼奥

殿下——我想是真的。

克洛顿

这是波塞摩斯的笔迹——我认得。狗才——要是你愿意弃暗投明——不再做恶人——替我尽忠办事——我有什么重要事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无论叫你干什么恶事——你都毫不迟疑地替我办好——我就会把你当好人——你大爷有的是钱——你不会缺吃少穿——升官晋级——只消我一句话。

毕萨尼奥

呃——我的好殿下。

克洛顿

你愿意替我做事吗？你既然能一心一意追随那穷鬼波塞摩斯的破落命运——为了感恩——我想你也会成为我忠勤的仆人。你愿意替我做事吗？

毕萨尼奥

殿下——我愿意。

克洛顿

把手给我——这是我的钱袋。你手边有没有什么你那旧主人留下的衣服？

毕萨尼奥

有的——殿下——在我寓所里——就是他向我的女主人告别时穿的那套。

克洛顿

你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套衣服拿来。这是你的第一件工作——去吧。

毕萨尼奥

我这就去拿——殿下。

(他下。)

克洛顿

(独白)

在密尔福德港相会！——我忘了问他一句话——等会儿一定记好——就在那儿——波塞摩斯——你这狗贼——我要杀死你。我希望这些衣服快些拿来。她有一次向我说过——我现在想起了这句话的刻毒——就想从心里把它吐出来——她说——在她看来——波塞摩斯的一件衣服——都要比我这天生高贵的人物——以及我随身所有的一切美德——更值得她的爱重。

(他狞笑。)

我要穿着这身衣服去奸污她——先当着她的面把他杀了——让她看看我的勇敢——那时她就会痛悔从前不该瞧不起我。他躺在地上——我的辱骂向他的尸体发泄完了——我刚才说的——为了让她懊恼——我还要穿着这套受她赞美的衣服——在她身上满足我的欲望——然后我就打呀踢呀地把她赶回宫里来。她把我侮辱得不亦乐乎——我也要快快活活地报复她一下。

(毕萨尼奥持衣重上。)

克洛顿

那些就是他的衣服吗？

毕萨尼奥

是的——殿下。

克洛顿

她到密尔福德港多久了？

毕萨尼奥

她现在恐怕还没到。

克洛顿
把衣服送到我屋里去——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必须对我的计划自愿保守秘密。只要尽忠竭力——总会有好处到你身上。我现在要到密尔福德港复仇去——但愿肩上生着翅膀——让我飞过去！来——做个忠心的仆人。

(他下。)

毕萨尼奥
(独白)
你叫我抹杀良心——因为对你尽忠——我就要变成不忠的人。我的主人是正人君子——我绝不背叛他。到密尔福德去吧——愿你扑一场空——找不到你要找的人。上天的祝福啊——尽量灌注到她身上吧！愿这傻子一路上阻碍重重——让他枉自奔波——劳而无功！

(他下。)

第三幕 第六场

威尔士。岩洞前。伊摩琴男装上。

伊摩琴
我现在明白了——做男人很麻烦。我已经筋疲力尽——连续两夜把大地当床——要不是决心撑着——我早病倒了。密尔福德啊——当毕萨尼奥在山顶上把你指给我看的时候——你仿佛就在我眼底。
(她停下喘息。)
天哪——难道一个不幸的人连安身之地都不能得到？我想他所到之处——地面也会从他脚下逃走。
(她继续走。)
两个乞丐告诉我不会迷路——难道这些可怜的苦人儿——自己受着痛苦——明知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和磨难——还会向人撒谎？是的——富人也难得说半句真话——怎么能怪他们？被锦衣玉食湮没了本性——是比因穷困而撒谎更坏的。国王们的诈欺——比乞丐的假话更可鄙。
(她停住。)

我的亲爱的夫啊！你也是个欺心之辈。现在一想到你——我的饥饿也忘了——可就在片刻之前——我已经饿得快站不住了。
(她看见洞穴。)
咦！这是什么？这儿有条路通到洞口——大概是野人的巢穴。我还是别叫喊——我不敢叫喊——可饥饿在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以前——会提起人的勇气。升平富足的盛世徒然养成一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她喊。)
喂！有人吗？要是里面住的是文明人——回答我吧。要是野人——我也要向他们夺取——或告借——一些食物。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吗？那我就进去。最好拔出剑来——万一敌人也像我一样见了剑就害怕——他连瞧都不敢瞧它。老天啊——但愿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敌人！

(她进入洞中。)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上。)

培拉律斯

你——波里多——已证明是我们中最好的猎人。你是我们宴席的主人——凯德华尔和我充厨役和侍仆——这是我们预先约定的。劳力的汗只为了它所期望的目的而干涸。来吧——我们空虚的肚子会让平常食物变得可口——疲倦的旅人能在坚硬的山石上沉沉酣睡——终日偃卧的懒汉却嫌绒毛枕头太硬。愿平安降临于此——可怜的没人照管的屋子！

吉德律斯

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阿维拉古斯

我虽因疲劳而乏力——胃口倒非常好。

吉德律斯

洞里有冷肉——我们一面嚼着充饥——一面烹煮今天打来的野味。

培拉律斯

(向洞中窥望。)

且慢——别进去。要不是他在吃我们的东西——我一定当他是个神仙。

吉德律斯

什么事——父亲？

培拉律斯

凭朱庇特起誓——一个天使！要不然——也是人间绝世的美少年！瞧这天神般的姿容——却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

(伊摩琴自洞中出。)

伊摩琴

好朋友们——别伤害我。我走进来前叫喊过——本想问你们讨些或买些食物。真的——我没偷什么——就算地上散满金子——我也不愿拾取。这儿是我吃了你们肉的钱——我本想在吃过以后把钱留在桌上——再替这儿的主人作过感谢的祷告——然后才出来。

吉德律斯

钱吗——孩子？

阿维拉古斯

让一切金银化为尘土！只有崇拜污秽邪神的人才看重它。

伊摩琴

我看你们在发怒。要是你们因为我干了错事而杀我——你们要知道——我不这么干也活不成了。

培拉律斯

你要到哪儿去？

伊摩琴

到密尔福德港。

培拉律斯

你叫什么名字？

伊摩琴

我叫斐苔尔——老伯。我有个亲戚要去意大利——他在密尔福德上船——我现在就要到他那儿去。因为走了许多路——肚子饿得没办法——才犯了这个错。

培拉律斯

美貌的少年——别把我们当山野粗人。也别凭着我们这粗陋居处——错估了我们善良的心性。欢迎！天快黑了——你应该养养精神——然后动身赶路。请在这儿住下来——陪我们吃些东西吧。

(向兄弟俩。)

孩子们——你们也欢迎欢迎他。

吉德律斯

你要是女人——兄弟——我一定追求你——非让我做你新郎不可。说老实话——我要出最高的代价把你买下来。

阿维拉古斯

我因他是个男子而快慰——我愿意爱他像兄弟一样。正像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我欢迎你快活起来吧——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之一。

伊摩琴

(旁白)

朋友之一——也是兄弟之一。但愿他们真是我父亲的儿子——那我的身价多少可以减轻一些——波塞摩斯啊——你我之间的鸿沟——也不至于这样悬隔了。

培拉律斯

(低声。)

他有什么痛苦——在那儿愁眉不展？

吉德律斯

但愿我能替他解除！

阿维拉古斯

我也但愿能替他解除——不管他有什么痛苦——不管需要多少劳力——冒多大危险。神明啊！

培拉律斯

听着——孩子们。

(他低声对他们说话。)

伊摩琴

(旁白)

高人隐士——他们潜居在比这洞窟更小的斗室里——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保持纯洁德性——把世俗过眼荣华置之不顾——这样的人固然可敬——可还不如这两个少年质朴可爱。恕我——神明啊！既然里奥那托斯这样薄情无义——我愿变成一个男子和他们作伴。

培拉律斯

就这样吧。孩子们——我们去把猎物烹煮起来。美貌的少年——进来。肚子饿的时候——谈话很乏力——等吃过晚餐——我们要详细询问你的身世——要是你愿意告诉的话。

吉德律斯

请过来吧。

阿维拉古斯

鸱枭对黑夜——云雀对清晨——也不及我们对你的欢迎。

伊摩琴

谢谢——大哥。

阿维拉古斯

请过来吧。

(众人入洞。)

第三幕 第七场

罗马。广场。二元老及众护民官上。

元老甲
皇上有旨：本国平民正在讨伐巴诺尼亚人和达尔迈西亚人的叛乱——目前驻屯法兰西的军团实力薄弱——不够膺惩贰心的不列颠人——所以传谕全国士绅——一体踊跃从征。晋封路歇斯为执政长官——全权委任各位护民官——立即征募兵员。凯撒万岁！

护民官甲
路歇斯是全军主将吗？

元老乙
是的。

护民官甲
他还在法兰西？

元老甲
带领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军团——等候你们征募的兵队前去补充。委任状上写明了需要的兵额和开拔限期。

护民官甲
我们一定履行责任。

(众人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威尔士。培拉律斯岩洞附近森林。克洛顿上。

克洛顿

要是毕萨尼奥指的方向没错——这儿离他们约会的地方不远了。

(他低头看自己的衣服。)

他的衣服我穿着多合身！既然穿得上他的衣服——为什么配不上他的爱人呢？她不是跟他的裁缝一样——都是上帝造下的生物吗？据说——女人究竟能不能配上——全得看她一时的冲动——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

(他拔剑。)

反正我必须使尽我的伎俩才是。我敢老实对自己说一句话——因为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照镜子算不得虚荣——我的意思是说——我全身的线条正像他一样秀美——同样年轻——讲身体我比他结实——讲命运我不比他坏——讲眼前地位他不及我——讲出身他没我高贵——我们同样通晓一般庶务——可在单人决斗时——我比他更了不起——可这不知好歹的丫头偏偏丢下我去爱他！人类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挥剑。)

波塞摩斯——你的头还长在你肩膀上——一小时之内——它就要掉下来了。你的爱人要被我强奸——你的衣服要当她的面撕成碎片——等这些都干完以后——我要把她踢回家见她父亲——她父亲见我用这种粗暴手段对他女儿——也许会有点生气——可我母亲能控制他的脾气——到最后还是我得到一切赞美。我的马已经拴好——出来——宝剑——去饮仇人的血吧！命运之神啊——愿你让他们落在我手里！这儿正是他描写的他们约会的地方——那家伙想来不敢骗我。

(他下。)

第四幕 第二场

培拉律斯洞前。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及伊摩琴自洞中出。

培拉律斯

(向伊摩琴。)

你身子不舒服——留在洞里吧。我们打完了猎就来看你。

阿维拉古斯

(向伊摩琴。)

兄弟——安心住着吧——我们不是兄弟吗？

伊摩琴

人们本来该像兄弟一样彼此亲爱——可粘土也有贵贱之分——虽然它们本身都是同样的泥块。我病得很重。

吉德律斯

你们去打猎吧——我陪他。

伊摩琴

我没什么大病——就是有点不舒服。可我不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没病就装出一副快死的样子。所以请你们让我一个人留着吧——别放弃每日的工作——破坏习惯就是破坏一切。我有病你们陪着也于事无补——对一个耽好孤寂的人——伴侣不是安慰。我的病不算厉害——因为我还能对它大发议论。请你们相信我——让我留在这儿吧——除了我自己——我什么也不会偷——我只希望一个人偷偷地死去。

吉德律斯

我爱你——我已经说过了——我对你的爱——正像我爱我的父亲一样。

培拉律斯

咦！怎么！怎么！

阿维拉古斯

要是说这话是罪恶——父亲——那不只是我哥哥一个人的过失。我不知道为什么爱这少年——我曾听您说——爱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要是柩车停在门口——有人问我该让谁先死——我会说："让我父亲死——让这少年活着。"

培拉律斯

(旁白)
啊——高贵的气质！优越的天赋！伟大的胚胎！鄙陋的父亲只会生卑怯的儿子——卑贱的事物出于卑贱。有谷实就有糠麸——有猥琐的小人——也就有调唆的豪杰。我不是他们的父亲——可这少年不知是什么人——却造成这样的奇迹——让他们爱他胜于爱我。
(他抬头。)
现在是早上九点了。

阿维拉古斯

兄弟——再会！

伊摩琴

愿你们满载而归！

阿维拉古斯

愿你恢复健康！请吧——父亲。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下。伊摩琴独留。)

伊摩琴

(旁白)
都是善良的人。神明啊——我听到多少谎话！我们宫廷里的人说——宫廷以外一切都是野蛮的。经验啊——你证实了传闻的虚伪。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巨鲸——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供鼎俎的美味鱼虾。
(她感到不适。)
我还是不舒服——心里一阵阵难过。毕萨尼奥——我现在要试试你的灵药了。

(她服药。)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重上。)

吉德律斯
我打不起他的精神来。他说他是良家之子——遭逢不幸——忠实待人——却受人家欺骗。

阿维拉古斯
他也是这样回答我——可他说以后我也许可以多知道一些。

培拉律斯
到猎场上去——到猎场上去！
(向洞内。)
我们暂时离开你一会儿——进去安息安息吧。

阿维拉古斯
我们不会去很久的。

培拉律斯
请你别生病——因为你得做我们的管家妇。

(伊摩琴自洞内应声。)

伊摩琴
不论有病无病——我永远感念你们的好意。

(她下。)

培拉律斯
这孩子虽然在困苦中——看来他有很好的祖先。

阿维拉古斯
他唱得多么像天使！

吉德律斯

可他烹饪手段多精巧！他把菜根切得整整齐齐——他调煮我们的羹汤——就像天后朱诺生病时曾侍候过她的饮食一样。

阿维拉古斯

他用非常高雅的姿态——把一声叹息配合着一个微笑——那叹息似乎在自恨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微笑——那微笑却在讥讽那叹息——怪它从这样神圣的殿堂里飞出来——去同水手们所骂的风混杂在一起。

吉德律斯

我注意到悲哀和忍耐在他心头长着根——彼此互相纠结。

阿维拉古斯

长大起来——忍耐！让那老朽的悲哀在你繁盛的藤蔓下解开它枯萎的败根吧！

培拉律斯

已经大白天了——来，我们走吧！
(他看见来人。)
那儿是谁？

(克洛顿上。)

克洛顿

我找不到那亡命之徒——那狗才骗了我。我好疲乏！

吉德律斯

你是什么奴才？

克洛顿

人家骂我奴才？我要是不把他的嘴巴打歪——那我才是中用的奴才。

吉德律斯

你是强盗——破坏法律的匪徒。赶快投降——贼子！

克洛顿

(向吉德律斯。)

向你投降？你是什么人？我的手臂不比你的粗？我的胆量不比你的壮？我承认我不像你这样爱说大话——因为我不把刀子藏在嘴里。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要投降？

吉德律斯

你这下贱贼奴——你不能从我衣服上认识我吗？

克洛顿

不——恶棍——我不认识你的裁缝——他是你的祖父——替你做下这身衣服——让你穿了像个人样。

吉德律斯

好——那谢谢那舍给你穿的施主吧。你是个傻瓜——打你也嫌污了我的手。

克洛顿

你这出口伤人的贼子——你一听我的名字就发抖了。

吉德律斯

你叫什么名字？

克洛顿

克洛顿——你这恶贼。

吉德律斯

你这恶透了的恶贼——原来你的名字叫克洛顿——那可不能让我发抖。要是你叫蛤蟆、毒蛇、蜘蛛——那我倒也许还有几分害怕。

克洛顿
让我叫你听了格外害怕——嘿——我要叫你吓得发呆——告诉你吧——我就是当今王后的儿子。

吉德律斯
我很失望——你的样子不像你的出身那么高贵。

克洛顿
你不怕吗？

吉德律斯
我只怕那些我所尊敬的聪明人——对傻瓜们只有一笑置之——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怕。

克洛顿
过来领死！等我亲手杀了你以后——还要追上刚才逃走的那两个家伙——把你们的首级悬挂在国门之上。投降吧——粗野的山贼！

(两人斗。克洛顿被吉德律斯杀死。培拉律斯及阿维拉古斯上。)

培拉律斯
不见有什么人。

阿维拉古斯
一个人也没有。您准是认错人啦。

培拉律斯
那我可不敢说——可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岁月还没模糊他当年脸上的轮廓——那断续的音调——那冲口而出的言语——正像是他。我相信这人一定就是克洛顿。

阿维拉古斯
我们是在这地方离开他们的。我希望哥哥给他一顿好教训——您说他是非常凶恶的。

培拉律斯

我说——他还没有像一个人——什么恐惧他都不知道——因为一个浑浑噩噩的家伙——往往胆大妄为——毫无忌惮。

(他看见吉德律斯持克洛顿首级上。)

可瞧——你的哥哥。

吉德律斯

这克洛顿是个傻瓜——一只空钱袋。即使赫拉克勒斯也砸不出他的脑子来——因为他根本没有脑子。

(他举首级。)

可我要是不干这事——我的头也要给这傻瓜拿下来——正像我现在提着他的头一样。

培拉律斯

你干了什么事？

吉德律斯

我明白我自己干的事——我不过砍下了一个克洛顿的头颅——据他自己说——是王后的儿子。他骂我反贼、山林匪徒——发誓要凭他单人独臂的力量把我们一网捕获——还要从我们脖子上——感谢天神！——搬下我们的头颅——挂在国门上示众。

培拉律斯

我们全完了。

吉德律斯

唉哟——好爸爸——我们除了他所发誓要取去的我们的生命以外——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法律不保护我们——那我们为什么向人示弱——让一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威胁我们——因为我们害怕法律——他就居然做起我们的法官和刽子手来？你们在路上看见什么人吗？

培拉律斯

我们一个人也没看见——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一定带着随从来的。他的脾气固然轻浮善变——往往从一件坏事摇身一转——就转到一件更大的坏事——可除非全然疯了——他决不会一个人到这儿来。虽然宫廷里也许听到消息——说是有我们这样的人在这儿穴居行猎——都是一些化外匪徒——也许有扩展势力的危险——他听见了这话——正像他平日为人一样——就

自告奋勇——发誓要把我们捉住——可他未必独自前来——他自己没有这胆量——他们也不会答应他。所以我们要是害怕他身体上有一条比他的头更危险的尾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阿维拉古斯

让一切依着天神的旨意吧——可我的哥哥干得不错。

培拉律斯

今天我没心思打猎——斐苔尔那孩子的病——让我觉得道路格外漫长似的。

吉德律斯

他挥舞他的剑——对准我的咽喉刺来——我一伸手就把它夺下——用他自己的剑割下了他的头颅。我要把它丢在我们山崖后面的溪涧里——让溪水把它冲到海里——告诉鱼儿他是王后的儿子克洛顿。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他下。)

培拉律斯

我怕他们会来报复。波里多——你要是不干这事多好！虽然你的勇敢对你十分相称。

阿维拉古斯

但愿我干下这样的事——让他们向我一个人报复！波里多——我用兄弟的至情爱着你——可我很妒忌你夺去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复仇的人马会来找到我们——让我们尽所有力气跟他们较量一下。

培拉律斯

好——事情已经这样干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打猎——也不必去追寻无益的危险。你先回山洞里去——和斐苔尔两人把食物烹煮起来——我在这儿等卤莽的波里多回来——就同他吃饭。

阿维拉古斯

可怜的有病的斐苔尔！我巴不得立刻去看他——为了增加他的血色——我愿意放尽千百个像克洛顿这样家伙的血——还要称赞自己的心肠慈善哩。

(他下。)

培拉律斯

(独白)

神圣的造化女神啊！你在这两个王子身上多么神奇地表现了自己！他们是像微风一般温柔——在紫罗兰花下轻轻拂过——不敢惊动那芬芳的花瓣——可他们高贵的血液受到激怒以后——就会像最粗暴的狂风一般凶猛——他们的威力可以拔起岭上的松柏——使它向山谷弯腰。奇怪——一种无形的本能居然会在他们身上构成不学而得的尊严——不教而具的正直——他们的文雅不是效法他人——他们的勇敢苗长在自己心中——就像不曾下过耕耘功夫——却得了丰盛收获一般！

(他忧虑地踱步。)

可我真想不透克洛顿到这儿来对我们预兆着什么——也不知他一死会有什么后果。

(吉德律斯重上。)

吉德律斯

我弟弟呢？我已经把克洛顿的骷髅丢进水里——叫他向他母亲传话去了——他的身体暂时留下——作为抵押——等他回来向我们复命。

(内奏哀乐。)

吉德律斯

我的心爱的乐器！听——波里多——它在响呢——可凯德华尔现在为什么要弹奏它？听！

培拉律斯

他在家吗？

吉德律斯

他在家。

吉德律斯

他什么意思？自从我最亲爱的母亲死了以后——它还不曾发过一声响。一切严肃的事物——该

适用于严肃的情境之下。怎么一回事？无事而狂欢——和为了打碎玩物而痛哭——这是猴子的喜乐和小儿的悲哀。凯德华尔疯了吗？

(阿维拉古斯抱伊摩琴上——她似已死。)

培拉律斯
瞧！他来了——他手里抱着的——正是我们刚才责怪他无事兴哀的原因。

阿维拉古斯
我们千般怜惜万般珍爱的鸟儿已经死了。早知道会看见这种惨事——我宁愿从二八韶年跳到花甲颓龄——从一个嬉笑跳跃的顽童变成一个扶杖蹒跚的老翁。

吉德律斯
啊——最芬芳、最娇美的百合花！我弟弟替你簪在襟上的这一朵——远不及你自己长得一半秀丽。

培拉律斯
悲哀啊！谁能测度你的底层？谁知道哪处海港最适合你滞重的船只停泊？有福的人儿！乔武知道你会长成怎样的男子——可你现在死了——我只知道你是个充满忧郁的人间绝世少年。你怎样发现他的？

阿维拉古斯
我发现他全身僵硬——就像你们现在看见的一样。他的脸上漾着微笑——仿佛他没有受到死神的箭——只是有个苍蝇在他熟睡中爬上他的唇边——痒得他笑了起来。他的右颊偎在一个坐垫上面。

吉德律斯
在什么地方？

阿维拉古斯
就在地上——他的两臂这样交叉在胸前。我还以为他睡了——把我的钉鞋脱了下来——怕我粗笨的脚步声吵醒了他。

吉德律斯

啊——他不过是睡着了。要是他真的死了——他将把坟墓作为他的眠床——仙女们将在墓前徘徊——蛆虫不会侵犯他的身体。

阿维拉古斯

当夏天尚未消逝——我还没有远去的时候——斐苔尔——我要用最美丽的鲜花装饰你凄凉的荒墓。你不会缺少像你面庞一样惨白的樱草花——也不会缺少像你血管一样蔚蓝的风信子——不——你也不会缺少野蔷薇的花瓣——不是对它侮蔑——它的香气还不及你的呼吸芬芳呢。红胸的知更鸟会衔着这些花朵送到你墓前——羞死那些继承了巨大遗产、忘记为他们的先人树立墓碑的不孝子孙——是的——当百花凋谢的时候——我还要用茸茸的苍苔掩覆你寒冷的尸体。

吉德律斯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女孩子气的话耽误正事了。让我们停止嗟叹——赶快把他安葬——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到墓地上去！

阿维拉古斯

说——我们该把他葬在什么地方？

吉德律斯

就在我们母亲的一旁吧。

阿维拉古斯

很好。波里多——虽然我们的喉咙变了声——让我们用歌唱送他入土——就像当年母亲下葬时一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曲调和字句——只要把尤莉菲尔的名字换了斐苔尔就得啦。

吉德律斯

凯德华尔——我不能唱歌——让我一边流泪一边和着你朗诵我们的挽歌——因为不合调的悲歌比说谎的教士和僧侣更可憎。

阿维拉古斯

那我们就朗诵吧。

培拉律斯

看来重大的悲哀会解除轻微的不幸——因为你们把克洛顿全然忘了。孩子们——他曾经是个王后的儿子——虽然他来挑衅——记着他已付了代价——虽然贵贱一体同归朽腐——可为了礼貌——我们应该对他的身份和地位表示相当敬意。我们的敌人总算是个王子——虽然你因为他是敌人而杀了他——可让我们按王子的身份把他埋葬了吧。

吉德律斯

那就请您去把他的尸体搬来。贵人也好——贱人也好——死了以后——剩下都是一副同样的臭皮囊。

阿维拉古斯

要是您愿意去——我们就趁这时候朗诵我们的歌。哥哥——你先来。

(培拉律斯下。)

吉德律斯

不——凯德华尔——我们必须把他的头安在东方——这是我父亲的意思——他有他的理由。

阿维拉古斯

不错。

吉德律斯

那就来——把他放下去。

阿维拉古斯

好——开始吧。

(歌。)

吉德律斯

不用再怕骄阳晒蒸，
不用再怕寒风凛冽；

世间工作你已完成，
领了工资回家安息。
才子娇娃同归泉壤，
正像扫烟囱人一样。

阿维拉古斯

不用再怕贵人嗔怒，
你已超脱暴君威力；
无须再为衣食忧虑，
芦苇橡树了无区别。
健儿身手——学士心灵——
帝王蝼蚁同化埃尘。

吉德律斯

不用再怕闪电光亮，

阿维拉古斯

不用再怕雷霆暴作；

吉德律斯

何须畏惧谗人诽谤，

阿维拉古斯

你已阅尽世间忧乐。

吉德律斯

无限尘寰痴男怨女，

阿维拉古斯

人天一别——埋愁黄土。

吉德律斯

没有巫师把你惊动！

阿维拉古斯
没有符咒扰你魂魄！

吉德律斯
野鬼游魂远离坟冢！

阿维拉古斯
狐兔不来侵你骸骨！

吉德律斯
安眠吧——归于寂灭——

阿维拉古斯
墓草长新——永留追忆！

(培拉律斯曳克洛顿尸体重上。)

吉德律斯
我们已经完毕我们的葬礼。来——把他放下去。

培拉律斯
这儿略有几朵花——可在午夜的时候——将有更多的花儿开放。沾濡着晚间凉露的草花——最适宜撒在坟墓上。在它们泪颜之间——你们就像两朵凋零的花卉——暗示着它们同样的命运。来——我们走吧——让我们向他们长跪辞别。大地产生了他们——现在他们已重新投入大地的怀抱——他们的快乐和痛苦都已成过去了。

(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下。伊摩琴独醒。)

伊摩琴
(坐起——迷糊。)
是的——先生——到密尔福德港怎么走？谢谢您啦。打那边林子里过去吗？请问还有多少路？唉哟——还有六里吗？我已经走了整整一夜了。真的——我要躺下睡一会儿。

(她看见克洛顿尸身。)
可且慢！我可不要跟人家睡在一起！天上的男女神明啊！这些花就像是人世的欢乐——这个流血的汉子是忧愁烦恼的象征。我希望我在做梦——因为我仿佛自己是个看守山洞的人——替一些诚实的人们烹煮食物。可不会有这样的事——这不过是脑筋里虚构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幻象——我们的眼睛有时也像我们的判断一般靠不住。真的——我还在害怕得发抖。要是上天还剩留着仅仅像麻雀眼睛一般大小的一点点慈悲——敬畏的神明啊——求你们赐给我一部分吧！这梦仍然在这儿——虽然我醒来的时候——它还围绕在我周遭——盘踞在我心头——不是想像——却有实感。
(她看见尸身。)
一个无头的男子！波塞摩斯的衣服！我知道他两腿的肥瘦——这是他的手——他的麦丘利一般敏捷的脚——他的玛尔斯一般威武的股肉——赫拉克勒斯一般雄壮的筋骨——可他的乔武一般神圣的脸呢？天上也有谋杀案了吗？怎么！他的头被砍去了！毕萨尼奥——愿疯狂的赫卡柏向希腊人所发的一切诅咒——再加上我自己的诅咒——完全投射在你身上！是你和那个目无法纪的恶魔克洛顿同谋设计——在这儿伤害了我丈夫的生命。
(她伏在尸身上。)
从此以后——让读书和写字都被认为不可恕的罪恶吧！万恶的毕萨尼奥已用他假造的书信——从这一艘全世界最雄伟的船舶上击倒了它主要的桅樯！啊——波塞摩斯！唉！你的头呢？它到哪儿去了？唉哟——它到哪儿去了？毕萨尼奥可以从你心口把你刺死——让你保留着这颗头的。你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呢——毕萨尼奥？那是他和克洛顿——他们的恶意和贪心造成了这样的惨剧。啊！这是很可能的——很可能的！他给我的药——他说可以兴奋我的精神——我不是一服下去就失了知觉吗？那完全证实了我的推测——这是毕萨尼奥和克洛顿两人干下的事。
(她抹血在脸上。)
啊！让我用你的血涂在我惨白的颊上——使它添加一些颜色——万一有什么人看见我们——我们可以显得格外可怕。
(她倒在尸身上。)
啊！我的夫！我的夫！

(路歇斯率将校及预言者上。)

将校
驻在法兰西的军队已遵您的命令——渡海前来——到了密尔福德港——听候您的指挥——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路歇斯

可罗马有援兵到来没有？

将校

元老院已发动了意大利全国的绅士——都是勇敢的人——一定可以建立赫赫功勋——他们的首领是勇敢的阿埃基摩——西也那的兄弟。

路歇斯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

将校

只要有顺风——他们随时能到。

路歇斯

这样敏捷的行动——加强了必胜的希望。传令各将领——把我们目前所有的队伍集合起来。

(他向预言者。)

现在——先生——告诉我——近来有没有什么关于这次战事前途的梦兆？

预言者

我曾斋戒祈祷——求神明垂告吉凶——昨晚果然蒙他们赐给我一个梦兆：我看见乔武的鸟儿——那只罗马的神鹰——从潮湿的南方飞向西方——消失在阳光中——要是我的罪恶没使我的推测成为错误——那这分明预示着罗马大军的胜利。

路歇斯

梦兆从不会骗人。

(他看见尸身。)

且慢——呀！那儿来的无头身体？从这堆残迹看来——它曾是一座壮丽的屋宇。怎么！一个童儿——还是死了——还是睡在这尸体上面？多半是死了——因为和死人同眠——毕竟是不近人情的事。让我们瞧瞧这孩子的脸。

将校

他还活着——主帅。

路歇斯

那他得向我们解释这尸体的来历。孩子——告诉我们你的身世——因为它似乎在切望人家的究诘。被你枕卧在他血泊中的这尸体是什么人？造化塑下那么美好的形象——他却把它毁得这样难看。你和这不幸死者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在这儿？你是什么人？

伊摩琴

我是个不足挂齿的人物——世上没我这人更好。这是我的主人——一个非常勇敢善良的英国人——被山贼杀死在这儿。唉——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主人了！我可以从东方漂泊到西方——高声叫喊——招寻一个愿意我为他服役的人——我可以换许多主人——也许全都是很好的——我也为他们尽忠做事——可这样一个主人再也找不到了。

路歇斯

唉——好孩子！你的哀诉打动我的心——不下于你流血的主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好朋友。

伊摩琴

理查·杜襄。
(旁白)
我捏造了一句无害的谎话——虽然为神明听见——我希望他们会原谅我。
(向路歇斯。)
您说什么——大帅？

路歇斯

你的名字呢？

伊摩琴

斐苔尔——大帅。

路歇斯

这是个好名字。你已证明自己是个忠心的孩子——愿意在我手下试试你的机会吗？我不愿说你会得到同样好的主人——可我担保你一定可以享受同样的爱宠。即使罗马皇帝亲笔写了保荐信——叫一个执政送来给我——这样天大的面子——也不及你本身的价值更能促起我的注意。跟我去吧。

伊摩琴

我愿意跟随您——大帅。可我还先要用这柄不中用的锄头——要是天神嘉许的话——替我的主人掘个坑掩埋了——免得他受飞蝇滋扰。当我把木叶和野草撒在他坟上——反复默念了一二百遍祈祷以后——我要悲泣长叹——尽这一点最后的主仆之情——然后我就死心塌地跟随您去——要是您愿意收容我的话。

路歇斯

嗯——好孩子——我将不只是你的主人——还要做你的父亲。朋友们——这孩子指出了我们男子汉的责任——让我们找块雏菊开得最可爱的土地——用我们的戈矛替他掘个坟墓。来——我们还要替他披上戎装。孩子——他是因为你的缘故而得到我们的优礼——我们将按军人的仪式把他安葬。高兴起来——揩干你的眼睛——说不定一跤会使你跌入青云。

(众人下。)

第四幕 第三场

宫中一室。辛白林及群臣上。

辛白林

去——替我问问她现在怎样了。
(侍从下。)
因为她儿子的失踪——急成一病——疯疯癫癫——怕性命不保。天哪——你在一时之间给了我多少难堪的痛楚！伊摩琴走了——我失去大部分安慰——我的王后病在垂危——偏偏又碰在战祸临头的时候——她的儿子又偏偏在这人家万分需要他的当儿突然不知去向——这一切打击着我——把我驱到绝望的境地。
(向毕萨尼奥。)
可你——家伙——你不会不知道她的出走——却装出这副漠无所知的神气——我要用严刑逼你招供。

毕萨尼奥

陛下——我的生命属于您——该杀该剐——都随陛下便。可说到公主——我实在不知道她在

什么地方——为什么出走——也不知道她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求陛下明鉴——我是您忠实的奴仆。

群臣
陛下——公主失踪的那一天——他是在这儿的——我敢保证他的忠实——相信他会尽心竭力——履行他臣仆的责任。至于克洛顿——我们已派人四处搜寻去了——不久一定会找到的。

辛白林
这真是多事之秋。
(向毕萨尼奥。)
我暂时放过你——可我对你的怀疑还不能就此消失。

(一侍从上。)

侍从
启禀陛下——从法兰西抽调的罗马军队——还有一批由元老院派遣的绅士军作为后援——已经在我国海岸上登陆了。

辛白林
但愿我的儿子和王后在我跟前——我可以跟他们商量商量！这些事简直把我搅糊涂了。

群臣
陛下——您已准备好的实力——对付这样数目的敌人绰绰有余——即使来得再多一些——我们也可以抵挡得了——只要一声令下——这些渴望一显身手的军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

辛白林
我谢谢你的良言。让我们退下去筹谋应付时局的方案。我所担心的——倒不是意大利将给我们一些怎样的烦恼——而是这儿国内不知会发生一些怎样的变故。去吧！

(除毕萨尼奥外均下。)

毕萨尼奥

(独白)

自从我写信告诉主人伊摩琴已被我杀死以后——至今没有他的来信——真有点奇怪。我的女主人答应常跟我通讯——可我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克洛顿的下落——更是一点也不知道。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疑团——上天的意旨永远不可捉摸。我的欺诈正是我的忠诚——为了尽忠——我才撒下漫天大谎。当前的战争将证明我爱我的国家——我要让王上明白我的赤心——否则宁愿死在敌人剑下。种种疑惑到头来总会发现真相——失舵的船只有时也会安然抵港。

(他下。)

第四幕 第四场

威尔士。岩洞前。培拉律斯、吉德律斯及阿维拉古斯上。

吉德律斯

这些喧哗的声音就在我们四周。

培拉律斯

让我们远远避开它。

阿维拉古斯

父亲——我们要是屏绝行动和进取雄心——把生命这样幽闭起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吉德律斯

对啊——我们让自己躲在山谷里——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罗马人一定从这条路上来——他们若不因我们是英国人而杀死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一群野蛮无耻的叛徒——暂时收留下来——等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再把我们杀死。

培拉律斯

孩子们——让我们到山上高一点的地方去——那儿比较安全。国王的军队我们不能参加——克

洛顿死得不久——他们看我们都是一些面生的人——又不曾编入队伍——也许会查问我们的住处——万一我们所干的事被追究出来——我们免不了要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非命。

吉德律斯

父亲——在这样的时候担起这种心事——您也太没男子气了——听了您这样的话——我们非常不满意。

阿维拉古斯

他们听见敌人军马的长嘶——望见敌人营舍的火光——他们的耳目都凝集在敌人的行动上——在这样军情万急的时候——他们还会浪费时间注意我们——查问我们的来历吗？

培拉律斯

啊——军队里有好多人认识我——就说克洛顿吧——当初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可多年的睽隔——并没让我忘记他的面貌。而且这国王也不值得我的效力和你们的爱戴——因为我被他放逐了——你们才不能受良好教养——不得不到这儿来过艰苦生活——永远被剥夺了你们孩提时代的幸福——夏天被太阳晒成黑娃娃——冬天冷得缩在角落里发抖。

吉德律斯

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的好。求求您——父亲——让我们到军队里去吧。谁也不认识我们兄弟两人——您自己早已被人忘了——您的模样也早已跟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人家决不会来找您寻根究底的。

阿维拉古斯

凭这轮光明的太阳发誓——我一定要去。这还成什么话——不曾看见一个人在我面前死去！除了胆小的野兔、性急的山羊和柔弱的麋鹿以外——简直不曾见过一滴血！也不曾装上靴刺——正式骑过一次马！望着神圣的太阳——我就觉得心中惭愧——徒然沐浴他温暖的光辉——却不能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老在山野之间做个碌碌无名之辈。

吉德律斯

苍天在上——我也要去！父亲——要是您允许我——愿意为我祝福的话——我一定自己格外小心——不然的话——让我死在罗马人手里吧。

阿维拉古斯
我也是这样说——阿门。

培拉律斯
既然你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我也没有理由爱惜我这衰朽的身躯。我跟你们去吧——孩子们！万一你们为了祖国而战死疆场——那也就是我埋骨的地方。你们带路吧。
(旁白)
时间仿佛这样悠长——他们的热血在心头奔涌——要向人显示他们是天生的王子。

(众人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英国。罗马军营。毕萨尼奥持血布上。

毕萨尼奥
是的——血污的布片——我要把你保藏起来——因为是我的意思让你染上这种颜色。
(他注视布片。)
已婚的男子们啊——要是你们每个人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么多少人将杀害远比他们自己无罪的妻子——只因为她们一时小小的失足！
(他攥紧布片。)
啊——毕萨尼奥！良好的仆人并不全然服从主人的命令——那命令若是荒谬狂悖——他就没有履行的义务。
(他跪下。)
神明啊——要是你们早一些降罚我的罪恶——我决不会活到现在——干下这样的行为——尊贵的伊摩琴也不至于惨死——让她有忏悔的机会——只有我这恶人该受你们雷霆的怒击。可唉——有的人犯了小小过失——你们就把他收了去——这是你们的好意——使他以后不再堕落——有的人你们却放任他为非作恶——每一次的罪过比前一次更重——使他对自己的行为都怀

着恐惧。
(他站起。)
可伊摩琴是你们的——照你们的意旨执行——让我服从你们而得福吧。我跟着意大利的绅士们到这儿来——向我的妻子的国家作战——不列颠——我已经杀死了你最好的女郎——再不愿伤害你了！
(他脱下罗马军装。)
仁慈的上天啊——垂听我的意见：我要脱下这些意大利的装束——穿上一身英国农民的衣服——我要掉转剑头——为我的祖国而战。伊摩琴啊——我要为你而死——虽然你已经使我的生命的每一次呼吸等于一次死亡。
(他穿上破衣。)
我要像这样隐藏我的真相——没有人怜悯——也没有人憎恨——拼着这一身去迎受一切的危险。让我使人们知道——在我这卑贱的服装之内——藏着极大的勇敢。神明啊——求你们把里奥那托斯家先世的神威注入我的全身！为了羞辱世间的伪装——我要自创先例——让内心的真价胜过外表的寒伧。

(他下。)

第五幕 第二场

两军之间的战场。路歇斯、阿埃基摩及罗马军队自一门上；不列颠军队自另一门上，毕萨尼奥著破衣、扮作平民随上。两军列队过场，战鼓齐鸣。阿埃基摩与毕萨尼奥重上，交手；毕萨尼奥击败阿埃基摩，夺其武器。毕萨尼奥下。

阿埃基摩
(独白)
重压在我胸头的罪恶剥夺了我的勇气——我曾经冤诬一位女郎——这儿的公主——好像这儿的空气也在向我复仇一般——使我软弱无力——否则我这久列行间的战士——怎么会失败在这村野伧奴的手里？像我这般骑士的头衔——官家的封典——不过是一些供人讥笑的虚名。不列颠啊——要是你那些绅士们胜过这一个村汉——正像他胜过我们的贵族一样——那么你们都是天神——我们简直不能算是人了。

(他下。)

(战事继续。不列颠军败退，辛白林被俘。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上，救出辛白林。)

培拉律斯

站住——站住！我们占着优势的地位。港口已经把守好了——除了我们自己懦怯的恐惧以外——谁也不能打败我们。

吉德律斯与阿维拉古斯

站住——站住——努力作战！

(毕萨尼奥重上，助不列颠军；与培拉律斯等合力作战。路歇斯、阿埃基摩及伊摩琴上。)

路歇斯

去——孩子——赶快离开军队——保全你自己的生命吧——战争是盲目的——在这样混乱的状态中——自己人也会自相残杀。

阿埃基摩

这是他们新到的援军。

路歇斯

今天的战局会有这样变化——真是意想不到。我们倘不赶快增援——只有走为上着。

(众人下。)

第五幕 第三场

战场的另一部分。毕萨尼奥与一英国贵族上。

贵族

你是从力行抵抗的那一边来的吗？

毕萨尼奥

是的——您是从逃走的那一边来的吧？

贵族

是的。

毕萨尼奥

这也怪不得您——先生——倘不是上天帮我们打仗——一切全完了。王上自己失去了两翼的护卫——军队四分五散——只看见不列颠人的背部——大家向一条羊肠小径奔逃。勇气百倍的敌人忙不及地逢人便杀——只恨少生了两只手——杀不完这许多——累得他们气喘吁吁——把舌头都吐了出来——有的当场砍死——有的略受微伤——有的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弄得这条狭窄的路上填满了背后受伤的死人和苟延残喘的丢脸懦夫。

贵族

这条小路在什么地方？

毕萨尼奥

就在战场附近——两旁掘着壕沟——筑着泥墙。那时候有一个老军人——我敢担保他是个忠勇的战士——就趁势堵住路口——从他斑白的须髯上——可以看出他身经百战——现在果然显出他老当益壮的身手——为他的国家立下这样的功绩。就是他和两个年轻小伙子——瞧这两个小伙子的样子似乎只好跑跑乡间的平地——全然不像会干这种杀人的勾当——他们的脸是适宜于戴上面罩的——其实那些为了珍惜美貌或遮掩羞惭而蒙面的脸——还不及他们的娇好——就是他们三个人站在路口——向那些逃走的人高声呼喊："我们英国的鹿是因为逃遁而被人杀死的——我们英国的男子却不是这样。向后退的人——他们的灵魂向黑暗里投奔。站住！否则我们就是罗马人——你们像畜生一般奔逃——无非为了避免一死——可你们不死在罗马人手里——我们也不会饶过你们——要是你们想活命——只有咬紧牙关——转过身去。站住！站住！"
(他越说越兴奋。)
在军心涣散的时候——这三个人振臂一呼——简直抵得过三千壮士——他们喊着"站住！站住！"——靠着地形的优势——尤其是他们那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那些死灰似的脸色立刻容光焕发起来——一半因为自觉羞愧——一半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重新振作——那些跟在人家后面跑而变成懦夫的人——对于初上战场的兵士——这是一种常有的情形——立刻转过脸去——像雄狮般向着猎人的枪刺狞笑。于是敌人开始停止他们的追逐——他们向后退却——溃奔败走——立刻造成混乱的局面——本来像猛鹰一般从天飞下——现在却变成一群奔逃的小鸡——来的时候是跨着大步的胜利者——去的时候却是抱头鼠窜的

奴才。
(他喘了口气。)
现在我们的这些懦夫——像一群被狂风怒浪吹打得零落不全的船只——立刻成为生气勃勃的英雄——他们发现敌人的心口可以从它的后门进去——天啊！他们冲杀得多么凶猛！死的死——重伤的重伤——还有的已经被前面的人砍倒——又被后面的人戳了几下——本来是一个人追赶十个——现在这十个人每一个杀死二十个——那些宁愿不抵抗而死的人们——都变成了战场上吃人的大虫。

贵族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一条狭路——一个老人——两个孩子。

毕萨尼奥
不用惊奇——您自己一事不干——听见别人所干的事——就觉得奇怪。您愿意吟两句诗——聊博一笑吗？我倒有了：
一个老人——两个孩子——一条狭路——
英国人的救星——罗马人的灾祸。

贵族
您别生气呀。

毕萨尼奥
唉——何必生气？谁要是见了敌人溜走——我愿意和他交个朋友——因为他会向敌人逃避——他也会逃避我的友谊。您使我做起诗来了。

贵族
再见——您在生气了。

(贵族下。)

毕萨尼奥
(独白)
还想逃走吗？这是一个贵人！啊——高贵的卑怯！自己在战场上——却问我有什么消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放弃他们的尊荣——保全他们的皮囊！他们拔脚飞奔——结果还是不免一死！

(他握剑。)
我这为悲哀缠绕的人——虽然听见死亡的呻吟——却找不到他的踪迹——虽然看见死亡的巨掌——却碰不到我的身上。死神——这丑恶的妖魔——偏爱躲藏在美酒红被、芳唇蜜语之中——我们这些在战场上为他拔刀弄剑的人——不过是他的一小部分爪牙。好——我一定要找到他。
(他准备再战。)
现在我已为英国尽了力——我要重新回复我初来时的面目——不再做一个英国人——我也不愿再上战阵——无论哪个下贱的小卒碰见了我——我就让他把我捉去。罗马军队在这儿杀死了不少的人——英国人一定要报复这次仇恨。只有死才可以赎回我的自由——只有死才是我唯一的追求——我要为伊摩琴终结我的残生——再不让它多挨一刻苦痛的时辰。

(二将官及兵士上。)

将官甲
赞美伟大的朱庇特！路歇斯已被捕了。人家都猜想那老头儿和他的两个儿子是天神下降。

将官乙
还有一个人——他的装束十分可笑——也跟他们一起把敌人打退。

将官甲
据说是这样——可这几个人一个也找不到。
(他看见毕萨尼奥。)
站住！那儿是谁？

毕萨尼奥
一个罗马人——要是有人帮我一臂之力——我也不会一个人陷在这儿了。

将官乙
抓住他——一条狗！不要让一个罗马败卒回去告诉他们什么乌鸦在啄他们的朋友。他还自己夸口——好像他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带他去见王上。

(众人将毕萨尼奥拖下。)

第五幕 第四场

英国。监狱。毕萨尼奥及二狱卒上。

狱卒甲

现在可不会有人把你偷走了——你的身体已经锁起来了。要是这儿有草——你尽管吃吧。

狱卒乙

嗯——那可还要看他有没有胃口。

(二狱卒下。)

毕萨尼奥

(独白)

欢迎——拘囚的生活！因为我想你是到自由去的路。可我还比一个害痛风病的人好一些——因为他宁愿永远生活在痛苦呻吟中——不愿让死亡这一个手到病除的良药治愈他的疾病——只有死才是打开这些铁锁的钥匙。

(他举起手铐。)

我的心上负着比我的足胫和手腕上更重的镣铐。仁慈的神明啊——赐给我忏悔的利剑——让我劈开这黑暗的牢门——得到永久的自由吧！我已经衷心悔恨——这还不够吗？儿女们是这样使他们尘世的父亲回嗔作喜——天上的神明是更充满慈悲的。我必须忏悔吗？还有什么比拖镣带缚更好的方式——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的？为了祓除我的罪孽——我愿意呈献我整个的生命。

(他跪下。)

我知道你们比万恶的世人仁慈得多——他们从破产的负债人手里拿去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财产——让这些债户留着有余不尽的残资——供他们继续剥削——那却不是我的愿望。把我的生命拿去——抵偿伊摩琴的宝贵生命吧——虽然它们的价值并不相等——可那总是一条生命——为你们亲手铸下的。在人与人之间——他们并不衡量每一枚货币——即使略有轻重——也瞧着上面的花纹收受下来——你们应该把我收受——因为我是你们的。伟大的神明啊——要是你们愿意作这一次清算——就请拿去我的生命——勾销这些无情的债务。

(他躺下。)

啊——伊摩琴！我要在沉默中向你倾诉我的心曲。

(他入睡。哀乐奏。波塞摩斯之父西塞留斯——老战士装束——携妻——波塞摩斯之母上；波塞摩斯之二兄——已战死——次第上；众鬼魂围波塞摩斯而立。)

西塞留斯

你驱雷役电的天主——
不要迁怒凡人——
你该责怪玛斯、朱诺——
淫乱你的天庭——
我那没见面的孩子——
干过什么坏事？
当他尚在母腹待产——
我已长辞人世——
你是孤儿们的慈父——
理应矜怜孤苦——
茫茫人世遍地荆棘——
你该尽力加护。

波塞摩斯之母

我临盆时未蒙神佑——
一阵剧痛丧身——
波塞摩斯呱呱坠地——
可怜举目无亲！

西塞留斯

造化铸下他的模型——
不失列祖英风——
他值得世人的赞美——
果然头角峥嵘。

长兄

当他长成一表男儿——
他的意气才情——
在不列颠全国之中——
谁能和他竞争？

除了他有谁能赢取——
伊摩琴的芳心？

波塞摩斯之母
为什么他才缔良姻——
就被君王放逐——
远离了祖宗的田园——
和情人的衣角？

西塞留斯
为什么让阿埃基摩——
意大利的伧奴——
用无稽的猜疑嫉妒——
把他心胸玷污——
落得那万恶的奸人——
一旁讥笑揶揄？

次兄
因此我们离开坟墓——
我们父子四个——
为了捍卫我们祖国——
曾经赴汤蹈火——
牺牲了我们的生命——
保持荣名不堕。

长兄
波塞摩斯为了王家——
也曾卓著勋劳——
朱庇特——你众神之王——
为何久抑贤豪——
不给他应得的褒赏——
让他郁郁无聊？

西塞留斯

打开你水晶的窗户——
请你俯瞰尘寰——
莫再用无情的毒害——
尽把壮士摧残。

波塞摩斯之母

可怜我们无辜佳儿——
赐他幸福平安。

西塞留斯

从你琼宫瑶殿之中——
伸出你的援手——
否则我们要向众神——
控诉你的悖谬。

次兄

不要有失众望——神啊！伸出你的援手。

(朱庇特乘鹰自雷电中降下，掷一霹雳，众鬼魂伏地。)

朱庇特

你们这一群下界的幽灵——
不要尽向我们天庭烦絮！
你们怎么胆敢怨怒天尊——
他雷霆的火箭谁能抵御？
去吧——乐园中憧憧的黑影——
在那不谢的花丛里安息——
人世的事不用你们顾问——
一切自有我们神明负责。
哪一个人蒙到我的恩眷——
我一定先使他备历辛艰。
你们的爱子他灾星将满——
无限幸运展开在他眼前。

我的星光照耀他的诞生——
他在我神殿上举行婚礼。
他将要做伊摩琴的良人——
不经困苦——怎得这番甜味？
把这筒牒安放他的胸头——
他一生的休咎都在其中。
去吧——别再这样喧扰不休——
免得激起我的怒火熊熊。
鹰儿——驾着我飞返琉璃宫。

(朱庇特乘鹰上升。)

西塞留斯

他在雷声中下降——他神圣的呼吸里充满硫磺的气味——那神鹰弯下头来——似乎要怒踢我们的样子。他升天时发出的气味比乐园里的花儿还要芬芳——他尊贵的鹰儿梳理那永生的羽翼——用它的脚爪剔拭它的尖喙——正像他神明喜悦的时候一般。

众鬼魂

感谢——朱庇特！

西塞留斯

那玉石的阶道已被云儿遮住了——他已经走进他光明的宫殿里。去吧！让我们恭承天惠——恪遵他庄严的训诲。

(众鬼魂隐灭。)

波塞摩斯

(醒。)
睡眠——你已经做了一次老祖父——替我生下一个父亲——你又造下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兄长。可啊——无情的讥刺！他们全去了——正像来的时候一样飘忽——我也就这样醒来。那些倚靠着贵人恩宠的可怜虫——也像我一样做着梦——一醒之后——万事皆空。
(他看见胸前的纸卷。)
可唉——话又说回来了。有的人并没有做求名求利的好梦——他们无所事事——却也照样受尽

恩荣——我也是这样——不知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做起这种幸福的美梦来。什么神仙到过这里？

(他拿起纸卷。)

一册书吗？啊——珍奇的宝册！愿你不要像我们爱好虚华的世人一般——把一件富丽的外服遮掩内衣的敝陋——愿你的内容也像你的外表一般美好——不像我们那些朝士们只有一副空空的架子。

(他读。)

"雄狮之幼儿于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间得之、且为一片温柔之空气所笼罩之时——自庄严之古柏上砍下之枝条、久死而复生、重返故株、发荣滋长之时——亦即波塞摩斯脱离厄难、不列颠国运昌隆、克享太平至治之日。"

(他放下纸卷。)

仍然是一个梦——否则一定是什么疯子随口吐出、不假思索的狂言——倘不是梦里的鬼话——就是无根的谎语——倘不是毫无意识的乱谈——它的意义也是不可究诘的。

(他把纸卷收好。)

可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一生的行事却也跟它相差不远——只为了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也要把它保藏起来。

(二狱卒重上。)

狱卒甲

来——先生——你准备好去死没有？

波塞摩斯

早就准备好了——假如是一块肉的话——烤也烤焦了。

狱卒甲

一句话——要请你去上吊——先生——要是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这块肉已经烹得很好了。

波塞摩斯

哦——要是我能在观众眼睛里成为一道好菜——那总算死得并不冤枉。

狱卒甲

这对于你是一回严重的清算——先生——可这样也好——从此以后——你不用再还人的债——也不用再怕酒店向你催欠账——人们在追寻欢乐的当儿——往往免不了这种临别时的悲哀。

你进来的时候饿得有气没力——出去的时候喝得醉步踉跄——你后悔不该付太大代价——又恼恨人家给你太重的代价——你的钱囊和脑袋同样空洞——脑袋里因为装满空虚反而显得沉重——钱囊里没有货色又嫌太轻了——这种矛盾——你现在可以从此免去。啊！一根只值一文钱的绳子——却有救苦救难的无边法力：无论你欠下成千债款——它都可以在一霎眼间替你结束——它才是你真正的债主和债户——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总账——都可以由它一手清还。你的颈子——先生——是笔——是账簿——也是算盘——不消片刻——你就可以收付两讫了。

波塞摩斯

我死了比你活着还要快乐得多。

狱卒甲

不错——先生——睡熟的人不觉得牙痛——可一个人要是必须睡你那种觉——还要让一个刽子手照护他上床——我想他一定还是愿意和他的行刑者交换一下位置的——因为你瞧——先生——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波塞摩斯

我知道——朋友。

狱卒甲

那你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我可只听见人家说——身子一挺——两眼发黑。也许有什么自命为识路的人带领你——也许你自信不会走错路——可我断定你对于这条路是完全生疏的——也许你想冒一下险——探寻前途的究竟——可你旅行的结果如何——我想你是再也不会回来告诉人家的了。

波塞摩斯

我告诉你——朋友——除了那些生了眼睛有心闭上的人们以外——走我这一条路是不愁在暗中摸索的。

狱卒甲

可笑一个人长了眼睛——最大的用处却是去赶这条黑暗的路程！我相信绞刑是叫人闭眼的一个方法。

(一侍从上。)

侍从
打开他的镣铐——把你的囚犯带去见王上。

波塞摩斯
你带来好消息——他们要叫我去恢复我的自由了。

狱卒甲
真有那样的事——我就上吊给你看。

波塞摩斯
那你倒可以比当一个看牢门的人自由一些：只有套活人的枷锁——没有关死鬼的牢门。

(狱卒甲下。波塞摩斯随侍从下。)

第五幕 第五场

辛白林的营帐。辛白林、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毕萨尼奥、群臣、将校、侍从等上。

辛白林
(向培拉律斯等。)
站在我的旁边——你们这些天神差下来保全我王位的英雄们。可惜我们找不到那个作战如此奋勇的穷苦兵士——他褴褛的衣衫羞死那些鲜明的盔甲——他挺着裸露的胸膛——走上拥着坚盾的骑士前面——去迎受敌人的剑锋。谁要是能找到他——我一定不惜重赏。

培拉律斯
我从没见过这样卑微的人会表现出这样忠勇的义愤——这样一个叫化似的家伙——会干出这样惊人的壮事。

辛白林

没有探听到他的消息吗？

毕萨尼奥

死人活人中间——都已经仔细寻找过——可一点没有他的踪迹。

辛白林

我很懊恨不能报答他的大功——只好把额外的恩典——

(向培拉律斯等。)

加在你们身上了——培拉律斯——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你们是英国的心肝和头脑——她是靠着你们的力量而生存的。现在我应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回答我吧。

培拉律斯

陛下——我们是堪勃利亚人——出身士族——除此以外——要是再说什么自夸的话——就要失之于虚伪和狂妄——除非我再加上一句——我们都是忠诚正直的。

辛白林

跪下来。起来——我的战场上的骑士们——我封你们为我的御前护卫——还要用适合你们地位的尊荣厚赏你们。

(考尼律斯及宫女上。)

辛白林

这些人的脸上好像出了什么事似的。为什么你们用这样惨淡的神情迎接我们的胜利？你们看上去像罗马人——不是英国宫廷里的。

考尼律斯

万福——伟大的君王！不怕扫您的兴致——我必须报告——王后已经死了。

辛白林

这样的消息是应该出之于一个医生之口吗？可我想医药虽然可以延长生命——毕竟医生也不免一死。她是怎样死的？

考尼律斯

她死的情形十分可怕——简直发疯一般——正像她生前的样子——她活着用残酷手段对待世人——死去的时候——对她自己也十分残酷。要是陛下不嫌烦渎——我愿意报告她临终时自己供认的那些话——要是我说错了——她的这些侍女们可以纠正我——她们当她弥留的时候——都是满脸淌着眼泪站在一旁的。

辛白林

你说吧。

考尼律斯

第一——她供认她从没有爱过您——她爱的是您的富贵尊荣——不是您——她嫁给您的王冠——是您的王座的妻子——可她厌恶您本人。

辛白林

这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倘不是她临死时所说的话——即使她说了我也不会相信。说下去。

考尼律斯

她在表面上装着十分疼爱您的女儿——其实她自己承认——她是她眼睛里的一个蝎子——倘不是逃走得早——公主早已被她用毒药毒死了。

辛白林

啊——最娇美的恶魔！谁能观察一个女人的心呢？还有别的话吗？

考尼律斯

有——陛下——还有更骇人的话。她供认她已经为您预备好一种致命的药石——服下去——立刻就会侵蚀人的生命——慢慢地把血液一起吸干——叫人一寸一寸地死去——在那一段时间里——她要日夜陪伴您——侍候您——向您流泪——和您亲吻——做出种种千恩万爱的样子——叫您受她的感动——然后趁着适当的机会——当她已经使您中了圈套的时候——她就设法骗诱您答应让她的儿子继承您的王冠。可因为他的奇怪失踪——她这一种目的不能达到——所以她就发起疯来——忘记一切羞耻——当着上天和众人之前——公开吐露了她的心事——懊恨她处心积虑的奸谋不能成为事实——就在这样绝望的心绪中死了。

辛白林

宫女们——你们都是随身服侍她的——这些话你们都听见吗？

宫女甲

回陛下的话——我们都听见的。

辛白林

我的眼睛并没有错——因为她是美貌的——我的耳朵也没有错——因为她的谄媚的话是婉转动听的——我更不责怪我的心——它以为她的灵魂和外表同样可爱——对她怀疑也是一种罪过。可——啊——我的女儿！你也许会说——这是我的痴愚——并且用你的感觉证明你的判断的正确。愿上天弥缝一切！

(路歇斯、阿埃基摩、预言者及其他罗马俘虏由卫兵押上；毕萨尼奥及伊摩琴随俘虏们之后上。)

辛白林

卡厄斯——你现在不是来向我们要求纳贡——那是已经被不列颠人用武力抹消的了——虽然他们因此丧失了不少勇士。那些死者的亲属已经提出要求——为了安慰英灵起见——必须把你们这一批俘虏杀死——这我已经答应了他们。所以——想一想你们所处的地位吧。

路歇斯

陛下——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你们的得胜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假如这次是我们得到胜利——当热血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决不会用刀剑威胁我们的俘虏的。可既然这是天神的意旨——我们除了一死以外——没有其他赎身的方法——那就让我们死吧——一个罗马人能够用一颗罗马人的心忍受一切——这就够了。奥古斯特斯有生之日——将会记着这一件事——对于我自己个人——已经言尽于此。只有这一件事——我要向您请求——

(他指向伊摩琴。)

我的童儿——一个生长在英国的孩子——让他赎回他的生命吧。从来不曾有哪一个主人得到过这样殷勤亲切、忠心勤恳的童儿——他是那样遇事谨慎——那样诚实、伶俐而曲体人情。让他本身的好处——连同着我的请求——邀获陛下的矜怜吧——他不曾伤害过一个英国人——虽然他所侍候的是一个罗马人。赦免他——陛下——让其余的人一起身膏斧钺吧。

辛白林

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的面貌瞧上去怪熟的。

(向伊摩琴。)

孩子——我只瞧了你一眼——你已经得到我的恩宠——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活着吧——孩子"——不用感谢你的主人——活着吧。无论你向辛白林要求什么恩典——只要适合于我的慷慨和你的地位的——我都愿意答应你——即使你向我要求一个最尊贵的俘虏——我也决不吝惜。

伊摩琴

敬谢陛下。

路歇斯

我并不叫你要求我的生命——好孩子——可我知道你会作这样的要求。

伊摩琴

不——不。唉！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我看见一件东西——对于我就像死一般痛苦——

(向路歇斯。)

您的生命——好主人——只好让它听其自然了。

路歇斯

这孩子侮蔑我——他离弃了我——还要把我讥笑——那些信任着少女们和孩子们的忠心的人——他们的快乐是转瞬就会消失的。为什么他这样呆呆地站着？

辛白林

(向伊摩琴。)

你要求些什么——孩子？我越瞧你——越觉得爱你。仔细想一想——你应该提出些什么要求吧。

(他指向阿埃基摩。)

你瞧着的那个人——你认识他吗？说——你要我赦免他吗？他是你的亲族——还是你的朋友？

伊摩琴

他是一个罗马人。他不是我的亲族——正像我不是陛下的亲族一样——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陛下的臣仆——所以比较起来还是陛下跟我的关系亲密一些。

辛白林
那你为什么这样瞧着他？

伊摩琴
陛下要是愿意听我说话——我希望不要让旁人听见。

辛白林
哦——很好——我一定留心听着你。你叫什么名字？

伊摩琴
斐苔尔——陛下。

辛白林
你是我的好孩子——我的童儿——我要做你的主人。跟我来——放胆说吧。

(辛白林与伊摩琴退到一旁谈话。)

培拉律斯
这孩子死而复活吗？

阿维拉古斯
两颗砂粒也不会这般相像。这正是那个可爱的美貌少年——死去了的斐苔尔。你以为怎样？

吉德律斯
正是他——死而复活了。

培拉律斯
轻声！轻声！再瞧下去——他一眼也不看我们——不要莽撞——人们的面貌也许彼此相同——果然是他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对我们说话的。

吉德律斯
可我们明明见他死了。

培拉律斯

不要说话——让我们瞧下去。

毕萨尼奥

(旁白)

那是我的女主人。既然她还在人世——不管事情变好变坏——我都可以放心了。

(辛白林与伊摩琴上前。)

辛白林

来——你站在我的旁边——高声提出你的要求。

(向阿埃基摩。)

朋友——站出来——老老实实回答这孩子的问话——否则凭着我的地位和荣誉——我们将要用严刑逼你招供真情。来——对他说。

伊摩琴

(向阿埃基摩。)

我的要求是——请这位绅士告诉我——他这戒指是谁给他的。

毕萨尼奥

(旁白)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辛白林

(向阿埃基摩。)

你手指上的那颗钻石戒指——是怎么得来的？

阿埃基摩

你还是不要逼我说出来的好——因为一说出来——会叫你十分难受的。

辛白林

怎么！我？

阿埃基摩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被迫吐露那因为隐藏在我心头使我痛苦异常的秘密。这戒指是我用诡计骗来的——它本来是被你放逐的里奥那托斯的宝物——也许你会像我一样悔恨——因为在天壤之间——不曾有过一位比他更高贵的绅士。你愿意听下去吗——陛下？

辛白林

我要听一切和这有关的事情。

阿埃基摩

那位绝世佳人——你的女儿——为了她——我心头淋着血——我的奸恶灵魂一想起就不禁战栗——

(他摇晃。)

恕我——我要晕倒了。

辛白林

我的女儿！她怎么样？提起你的精神来——我宁愿让你活到老死——也不愿在我没有听完以前让你死去。挣扎起来——汉子——说。

阿埃基摩

那一天——不幸的钟敲出了那个时辰！——在罗马——可咒诅的屋子潜伏着祸根！——一个欢会的席上——啊——要是我们那时的食物——或者至少被我送进嘴里去的——都有毒药投在里面——那可多好！——善良的波塞摩斯——我应当怎么说呢？像他这样的好人——是不该和恶人同群的——在最难得的好人中间——他也是最好的一个——郁郁寡欢地坐着——听我们赞美我们意大利的恋人：她们的美艳使最善于口辩者的夸大的谀词成为贫乏——她们的丰采使维纳斯的神座黯然失色——苗条的弥涅瓦相形见绌——她们的性格是一切使男子们倾心的优点的总汇——此外还有那引人上钩的伎俩——迷人的娇姿丽色。

辛白林

我好像站在火上一般。不要尽说废话。

阿埃基摩

除非你愿意早一点伤你的心——否则你反而会嫌我说得太快的。这位波塞摩斯——正像一位热恋着一个高贵女郎的贵人一样——也接着发表他的意见——并不诋毁我们所赞美的女子——在

那一点上他保持着谦恭的沉默——他只是开始描写他的情人的容貌——他整个的心灵都贯注在他的口舌之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肖像——显得刚才被我们夸美的——只是一些灶下的贱婢——换言之——他越讲越有神——竟使我们变成了一群钝口拙舌的笨人。

辛白林

算了——算了——快讲正文吧。

阿埃基摩

你女儿的贞操是一切问题的发端。他称道她的贞洁——仿佛狄安娜也做过热情的梦——有她才是冷若冰霜。该死的我——听他这样说——就向他的赞美表示怀疑。那时候他把这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我就用金钱去和他的戒指打赌——要是我能够把她骗诱失身——这戒指就归我所有。他忠心的骑士——信任她的贞洁——正像我后来所发现的一样——很慷慨地把这戒指作了赌注——即使它是福玻斯车轮上的一颗红玉——或是他的整个车子上最贵重的宝物——他也会毫不吝惜地把它掷下。抱着这样的目的——我立刻就向英国出发——你也还记得我曾经到过你的宫廷——在那里——多蒙你守身如玉的令嫒指教我多情和淫邪的重大区别。我的希望虽然毁灭了——可我的爱慕的私心却不曾因此遏抑下去。我开始转动我的意大利的脑筋——在你们呆笨的不列颠国土上实施我的恶毒阴谋——对于我那却是一个无上的妙计。简单一句话——我的计策大获成功——我带了许多多虚伪的证据回去——它们足以使高贵的里奥那托斯发疯的。我用这样那样的礼物使他对她的贞节失去信念——我用详细的叙述说明她房间里有些什么张挂——什么图画——还有她的这一只手镯——

(他拿出手镯。)

啊——巧妙的手段——我好容易把它偷到手里——不但如此——我还探到了她身体上的一些秘密的特征——使他不能不相信她的贞操已经被我破坏。因此我现在仿佛看见他——

毕萨尼奥

(上前。)

嗯——你看得不错——意大利的恶魔！

(他向波塞摩斯。)

唉——我这最轻信的愚人——罪该万死的凶手——窃贼——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恶徒中的罪魁祸首！啊——给我一条绳——一把刀——或是一包毒药——让它惩罚我的罪恶！国王啊——吩咐他们带上一些巧妙的刑具来吧！是我使世上一切可惜的事情变得平淡无奇——因为我比它们更可憎。我是波塞摩斯——我害死了你的女儿——像一个恶人一般——我又说了谎——我差遣一个助恶的爪牙——一个亵渎神圣的窃贼——毁坏了她这座美德的殿堂。是的——她原是美德的化身。

(他掩面。)
唾——我的脸用石子丢我——把污泥摔在我身上——唉——全街上的狗向我吠叫吧——让每一个恶人都用波塞摩斯·里奥那托斯做他的名字！愿从今以后——再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恶事！啊——伊摩琴——我的女王——我的生命——我的妻子！啊——伊摩琴——伊摩琴！

伊摩琴
(上前。)
安静一些——我的主！听我说——听我说！

毕萨尼奥
(向伊摩琴。)
这样的时候——你还要跟我开玩笑吗？你这轻薄的童儿——让我教训教训你。

(他击伊摩琴，伊摩琴倒地。)

毕萨尼奥
啊——各位——救命！这是我的女主人——也就是您的妻子！啊——波塞摩斯——我的大爷——您并没有害死她——现在她却真的死在您的手里了。救命！救命！我的尊贵的公主！

辛白林
世界在旋转吗？

波塞摩斯
我怎么会这样站立不稳起来？

毕萨尼奥
醒来——我的公主！

辛白林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那神明的意思——是要叫我在致命的快乐中死去。

毕萨尼奥
我的公主怎样啦？

伊摩琴
(醒——向波塞摩斯。)
啊！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你给我毒药——危险的家伙——走开！不要插足在君王贵人们的中间。

辛白林
伊摩琴的声音！

毕萨尼奥
公主——要是我知道给您那个匣子里盛着的并不是灵效的妙药——愿天雷轰死我——那是王后给我的。

辛白林
又有新的事情了吗？

伊摩琴
它使我中了毒。

考尼律斯
神明啊！我忘了王后亲口供认的还有一句话——那却可以证明她的诚实——她说："我把配下的那服药剂给了毕萨尼奥——骗他说是提神妙药——要是他已经把它转送给他的女主人——那么她多半已经像一只耗子般地被我毒死了。"

辛白林
那是什么药——考尼律斯？

考尼律斯
陛下——王后屡次要求我替她调制毒药——她的借口总是说不过拿去毒杀一些猫狗之类下贱的畜生——从这种实验中得到知识上的满足。我因恐她另有其他危险的用意——所以就替她调下

一种药剂——服下以后——可以暂时中止生活的机能——可在短时间内——全身器官就会恢复它们的活动。您有没有服过它？

伊摩琴

大概我是服过的——因为我曾经死了过去。

培拉律斯

我的孩子们——我们原来弄错了。

吉德律斯

这果然是斐苔尔。

伊摩琴

(向波塞摩斯。)
为什么您要推开您的已婚的妻子？想像您现在是在一座悬崖之上——再把我推开吧。

(她拥抱波塞摩斯。)

毕萨尼奥

像果子一般挂在这儿——我的灵魂——直到这一棵树木死去！

辛白林

怎么——我的骨肉——我的孩子！嘿——你要我在这一幕戏剧里串演一个呆汉吗？你不愿意对我说话吗？

伊摩琴

(跪。)
求您的祝福——父亲。

培拉律斯

(向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
虽然你们曾经爱过这个少年——我也不怪你们——你们爱他是有缘故的。

辛白林

愿我流下的眼泪成为浇灌你的圣水！伊摩琴——你母亲死了。

伊摩琴

我也很惋惜——父王。

辛白林

啊——她算不得什么——都是因为她——我们才有今天这番奇怪的遇合。可她的儿子不见了——我们既不知道他怎么出走——又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毕萨尼奥

陛下——现在我的恐惧已经消失——我可以说老实话了。公主出走以后——克洛顿殿下就来找我——他拔剑在手——嘴边冒着白沫——发誓说要是我不把她的去向说出来——就要把我当场杀死。那时我衣袋里刚巧有一封我的主人所写的假信——约公主到密尔福德附近的山间相会。他看了以后——强迫我把我主人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了——抱着淫邪的念头——发誓说要去破坏公主的贞操——就这样怒气冲冲地向那里动身出发。究竟后来他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吉德律斯

让我结束这一段故事：是我把他杀了。

辛白林

唉哟——天神们不允许这样的事！你为国家立下大功——我不希望你从我的嘴里得到一句无情的判决。勇敢的少年——否认你刚才所说的话吧。

吉德律斯

我说也说了——做也做了。

辛白林

他是一个王子呢。

吉德律斯

一个粗野无礼的王子。他对我所加的侮辱——完全有失一个王子的身份——他用那样不堪入耳

的言语激恼我——即使海潮向我这样咆哮——我也要把它踢回去的。我砍下他的头——我很高兴今天他不在这儿抢夺我说话的机会。

辛白林
我很为你抱憾——你已经亲口承认你的罪名——必须受我们法律的制裁。你必须死。

伊摩琴
我以为那个没有头的人是我的丈夫。

辛白林
把这罪犯缚起来——带他下去。

培拉律斯
且慢——陛下——这个人的身份是比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更高贵的——他有和你同样高贵的血统——几十个克洛顿身上的伤痕——也比不上他为你立下的功绩。
(向卫士。)
放开他的手臂——那不是生来受束缚的两臂。

阿维拉古斯
他说得太过分了。

辛白林
你胆敢当着我的面这样咆哮无礼——你也必须死。

培拉律斯
我们三个人愿意一同受死——可我要证明我们中间有两个人是像我刚才所说那样高贵的。我的孩儿们——我必须说出一段对于我自己很危险的话儿——虽然也许对你们会大有好处。

阿维拉古斯
您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

吉德律斯

我们的好处也就是您的好处。

培拉律斯

那么恕我——我就老实说了。伟大的国王——你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培拉律斯的臣子。

辛白林

为什么提起他？他是一个亡命的叛徒。

培拉律斯

他就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老头儿——诚然他是一个亡命的人——我却不知道他怎么是一个叛徒。

辛白林

把他带下去——整个世界不能使他免于一死。

培拉律斯

不要太性急了——你应该先偿还我你的儿子们的教养费——等我受了以后——你再没收不迟。

辛白林

我的儿子们的教养费！

培拉律斯

我的话说得太莽撞无礼了。我现在双膝跪下——在我起立以前——我要把我的儿子们从微贱之中拔起来——然后让我这老父亲引颈就戮吧。

(他跪下。)

尊严的陛下——这两位称我为父亲的高贵少年——他们自以为是我的儿子——其实并不是我的——陛下——他们是您自己的亲生骨肉。

辛白林

怎么！我自己的亲生骨肉！

培拉律斯

正像您是您父王的儿子一般不容置疑。我——年老的摩根——就是从前被您放逐的培拉律斯。我的过失——我的放逐——我的一切叛逆的行为——都出于您一时的喜怒——我所干的唯一的坏事——就是我所忍受的种种困苦。这两位善良的王子——他们确是金枝玉叶的王室后裔——是我在这二十年中教养长大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毕生学问和本领全都传授了他们。他们的乳母尤莉菲尔——当我被放逐的时候——把这两个孩子偷了出来——我也因此而和她结为夫妻——是我唆使她干下这件盗案——因为痛心于尽忠而获谴——才激成我这种叛逆的行为。越是想到他们的失踪对于您将是一件怎样痛心的损失——越是诱发我偷盗他们的动机。可——仁慈的陛下——现在您的儿子们又回来了——我必须失去世界上两个最可爱的伴侣。愿覆盖大地的穹苍的祝福像甘露一般洒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是可以和众星并列而无愧的。

辛白林

你一边说话——一边在流泪。你们三个人所立下的功劳——比起你所讲的这个故事来更难令人置信。我已经失去我的孩子——要是这两个果然就是他们——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希望再有一对比他们更好的儿子。

培拉律斯

请高兴起来吧。这一个少年——我称他为波里多的——就是您最尊贵的王子吉德律斯——这一个我的凯德华尔——就是您的小王子阿维拉古斯。那时候——陛下——他是裹在一件他的母后亲手缝制的非常精致的斗篷里的——要是需要证据的话——我可以把它拿来恭呈御览。

辛白林

吉德律斯的颈上有一颗星形的红痣——那是一个不平凡的记号。

培拉律斯

这正是他——他的颈上依然保留着那天然的标识。聪明的造物者赋与他这一个特征——那用意就是要使它成为眼前的证据。

辛白林

啊！我竟是一个一胎生下三个儿女的母亲吗？从来不曾有哪一个母亲在生产的时候感到这样的欢喜。愿你们有福！像脱离了轨道的星球一般——你们现在已经复归本位了。
(向伊摩琴。)
啊——伊摩琴！你却因此而失去一个王国。

伊摩琴

不——父王——我已经因此而得到两个世界。

(向哥哥们。)

啊——我的好哥哥们！我们就是这样骨肉重圆了！啊——从此以后——你们必须承认我的话是说得最正确的：你们叫我兄弟——其实我却是你们的妹妹——我叫你们哥哥——果然你们是我的哥哥。

辛白林

你们已经遇见过吗？

阿维拉古斯

是——陛下。

吉德律斯

我们一见面就彼此相爱——从无间歇——直到我们误认她已经死了。

考尼律斯

因为她吞下了王后的药。

辛白林

啊——神奇的天性！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一切听完呢？你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粗条大干——应该还有许多详细的枝节——充满着可惊可愕的材料。在什么地方？你们是怎么生活的？从什么时候你服侍起我们这位罗马的俘虏来？怎么和你的哥哥们分别的？怎么和他们初次相遇？你为什么从宫廷里逃走——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还有你们三人投身作战的动机——以及我自己也想不起来的许许多多问题——和一次次偶然机遇中的一切附带事件——我都要问你们一个明白——可时间和地点都不允许我们作这样长的询问。

(他环视众人。)

瞧——波塞摩斯一眼不霎地望着伊摩琴——她的眼光却像温情的闪电一般——一会儿向着他——一会儿向着她的哥哥们——一会儿向着我——一会儿向着她的主人——到处投掷她的快乐——每一个人都彼此交换着惊喜。让我们离开这地方——到神殿里去献祭吧。

(向培拉律斯。)

你是我的兄弟——我们从此是一家人了。

伊摩琴

(向培拉律斯。)

您也是我的父亲——幸亏您的救援——我才能够看见这幸福的一天。

辛白林

除了那些阶下的囚人以外——谁都是欢天喜地的——让他们也快乐快乐吧——因为他们必须分沾我们的喜悦。

伊摩琴

(向路歇斯。)

我的好主人——我还可以为您效力哩。

路歇斯

愿您幸福！

辛白林

那个奋勇作战的孤独的兵士要是也在这里——一定可以使我们格外生色——他是值得一个君王的感谢的。

毕萨尼奥

陛下——我就是和这三位在一起的那个衣服褴褛的兵士——为了达到我当时所抱的一种目的——所以我穿着那样的装束。说吧——阿埃基摩——你可以证明我就是他——我曾经把你打倒在地上——差一点结果了你的性命。

阿埃基摩

(跪。)

我现在又被您打倒了——可那时候是您的武力把我克服——现在是我自己负疚的良心使我屈膝。请您取去我这一条欠您已久的生命——可先把您的戒指拿去——还有这一只手镯——它是一位最忠心的公主所有的。

毕萨尼奥

不要向我下跪。我在你身上所有的权力——就是赦免你——宽恕你是我对你唯一的报复。活着吧——愿你再不要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别人。

辛白林

光明正大的判决！我要从我的子婿学得我的慷慨——让所有的囚犯一起得到赦免。

阿维拉古斯

(向波塞摩斯。)

妹夫——您帮助我们出了力——好像真的要做我们的兄弟一般——我们很高兴——您果然是我们的自家人。

毕萨尼奥

(向路歇斯。)

我是你们的仆人——两位王子。我的罗马主帅——请叫您那位预言者出来。当我睡着的时候——仿佛看见朱庇特大神骑鹰下降——还有我自己亲族的阴魂——都在我梦中出现——醒来以后——发现我的胸前有这么一张笺纸——上面写着的字句奥秘难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让他来显一显他的本领——把它解释解释吧。

路歇斯

斐拉蒙纳斯！

预言者

有——大帅。

路歇斯

念念这些字句——说明它的意义。

预言者

(读。)

"雄狮之幼儿于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间得之、且为一片温柔之空气所笼罩之时——自庄严之古柏上砍下之枝条、久死而复生、重返故株、发荣滋长之时——亦即波塞摩斯脱离厄难、不列颠国运昌隆、克享太平至治之日。"

(向波塞摩斯。)

你——里奥那托斯——就是雄狮的幼儿——因为你是名将的少子。

(向辛白林。)

一片温柔的空气就是你的贤德的女儿——这位最忠贞的妻子——因为她是像微风一般温和而柔

静的——她已经应着神明的诏示——向波塞摩斯在你当面不相识、无意寻求得之的时候——把你拥抱在她的温情柔意之中了。

辛白林

这倒有几分相像。

预言者

庄严的古柏代表着你——尊贵的辛白林——你的砍下的枝条指着你的两个儿子——他们被培拉律斯偷走——许多年来——谁都以为他们早已死去——现在却又复活过来——和庄严的柏树重新接合——他们的后裔将要使不列颠享着和平与繁荣。

辛白林

好——我现在就要开始我的和平局面。

(向路歇斯。)

卡厄斯·路歇斯——我们虽然是胜利者——却愿意向凯撒和罗马帝国屈服——我们答应继续献纳我们的礼金——它的中止都是出于我们奸恶的王后的主意——上天憎恨她的罪恶——已经把最重的惩罚降在她们母子二人的身上了。

预言者

神明的意旨在冥冥中主持着这一次和平。当这次战血未干的兵祸尚未开始以前——我向路歇斯预示的梦兆——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了——罗马的神鹰振翼高翔——从南方飞向西方——盘旋下降——消失在阳光之中——这预兆着我们尊贵的神鹰——威严的凯撒——将要和照耀西方的辉煌的辛白林言归于好。

辛白林

让我们赞美神明——让献祭的香烟从我们神圣的祭坛上袅袅上升——使神明歆享我们的至诚。让我们向全国臣民宣布和平的消息。让我们列队前进——罗马和英国的国旗交叉招展——表示两国的友好。让我们这样游行全市——在伟大的朱庇特的神殿里签订我们的和约——用欢宴庆祝它的订立。

(他走向出口。)

向那里进发。难得这一次战争结束得这样美满——血污的手还没有洗清——早已奠定了这样光荣的和平。

(众人下。)

全剧终

